宋史

八五



列傳卷第四十九　宋史二百九十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録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兼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勑修

曹利用 孫誔鄴附　張耆 子希一等

楊崇勳　夏守恩 弟守贇 子隨

狄青 張玉 孫節附　郭逵

曹利用字用之趙州寧晉人父諫擢明經第仕至右補闕以武畧改崇儀使利用少喜談辯慷慨有志操諫卒補殿前承旨改右班殿直選為鄜延路走馬承受公事景德元年契丹寇河北真宗幸澶州射殺契

丹大將撻覽契丹欲收兵去使王繼忠議和擇可使契丹者利用適奏事行在樞密院以利用應選帝曰此重事也毋輕用人明日樞密使王繼英又薦利用遂授閤門祗候崇儀副使奉書詣契丹軍帝語利用曰契丹南來不求地則邀賂爾關南地歸中國已久不可許漢以玉帛賜單于有故事利用憤契丹色不平對曰彼若妄有所求臣不敢生還帝壯其言利用馳至軍中耶律隆緒母見利用車上軛設橫板布食器召與飲食其從臣重行坐飲食畢果議關南地利用拒之遣其臣韓杞來報命利用再使契丹契丹

毋曰晉德我畀我關南地周世宗取之今宜還我利用曰晉人以地畀契丹周人取之我朝不知也若歲求金帛以佐軍尚不知帝意可否割地之請利用不敢以聞其政事舍人高正始遽前曰我引衆以來圖復故地若止得金帛歸則愧吾國人矣利用曰子盍為契丹熟計使契丹用子言恐連兵結釁不得而息非國利也契丹度不可屈和議遂定利用奉約書以歸擢東上閤門使忠州刺史賜第京師契丹遣使來聘遂命利用迎勞之知宜州劉永規馭下殘酷軍校乘衆怨殺永規叛陷柳城縣圍象州分兵掠廣州嶺

南騷動帝謂輔臣曰向者司天占候當用兵朕固憂遠方守將非其人以起邊釁今果然曹利用曉方畧盡心于事其以為廣南安撫使利用至嶺外遇賊武仙縣賊持健標蒙采盾衣甲堅利鋒鏑不能入利用使士持巨斧長刀破盾遂斬首以徇嶺南平遷引進使歷客省使嘉州防禦使出為鄜延路總管大中祥符七年拜樞密副使加宣徽北院使同知院事進知院事遂拜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利用在位既久頗恃功天禧二年輔臣丁謂李迪爭論帝前迪斥謂姦邪因言利用與之為朋黨利用曰以片文遇主

臣不如迪捐軀以入不測之虜迪不逮臣也迪坐是
免而利用以檢校太師兼太子少保為會靈觀使進
尚書右僕射乾興初加左僕射兼侍中武寧軍節度
使景靈宮使詔如曹彬給公使錢歲萬緡契丹使者蕭從順桀
驁稱疾留館下不時發朝廷遣使問勞相望於道利
用請一切罷之從順乃引去加司空舊制樞密使雖
檢校三司兼侍中尚書令猶班宰相下乾興中王曾
由次相為會靈觀使利用由樞密使領景靈宮使時
重宮觀使詔利用班曾上議者非之未幾曾進昭文
館大學士玉清昭應宮使將告謝而利用猶欲班曾

上閤門不敢裁帝與太后坐承明殿久之遣押班趣班閤門惶懼莫知所出曾抗聲目吏曰但奏宰臣王曾等告謝班既定而利用怏怏不平帝使同列慰曉之仍詔宰臣樞密使序班如故事而利用益驕尚居次相張知白上尋召張旻于河陽為樞密使利用疑代已始悔懼焉初章獻太后臨朝中人與貴戚稍能軒輊為禍福而利用以勳舊自居不恤也凡內降恩力持不予左右多怨太后亦嚴憚利用稱曰侍中而不名利用奏事簾前或以指爪擊帶鞓左右指以示太后曰利用在先帝時何敢爾邪太后頷之利用奏抑

內降恩難屢卻亦有不得已從之者人揣知之或給
太后曰蒙恩得內降輒不從令利用家媪陰諸臣請
其必可得矣下之而驗太后始疑其私頗銜怒內侍
羅崇勳得罪太后使利用召崇勳戒敕之利用去崇
勳冠幘詬斥良久崇勳恨之會從子訥為趙州兵馬
監押而州民趙德崇詣闕告訥不法事奏上崇勳請
往按治遂窮探其獄訥坐被酒衣黃衣令人呼萬歲
杖死初訥事起即罷利用樞密使加兼侍中判鄧州
及訥誅謫左千牛衛將軍知隨州又坐私貸景靈宮
錢貶崇信軍節度副使房州安置命內侍楊懷敏護

送諸子各奪二官沒所賜第籍其貲貺親屬十餘人官者多惡利用行至襄陽驛懷敏不肯前以語逼之利用素剛遂投繯而絕以暴卒聞後其家請居鄧州帝憫然許之命其子內殿崇班淵監本州稅明道二年追復節度兼侍中後贈太傅還諸子官賜謚襄悼命學士趙槩作神道碑帝為篆其額曰旌功之碑詔歸所沒舊產利用性悍梗少通力裁僥倖而其親舊或有因緣以進者故及於禍然在朝廷忠藎有守始終不為屈死非其罪天下冤之

孫繼鄴字元嗣其先金陵人祖讓事李昪為長劍都

指揮使南伐閩援兵不至戰死父承睿時為小校憤
将兵者不如期致其父沒乃刺殺之亡去轉徙淮楚
間久之入京師以策上太宗授左班殿直終左藏庫
使繼鄴初以三班奉職監涔陽酒税會宜州陳進反
曹利用辟以自隨為前驅破賊于象州大烏嶺以功
遷左侍禁端州兵馬監押徙秦州永寧砦總徙城洛
門改西頭供奉官晁迥薦為閤門祗候上禦戎策十
數事又用曹瑋薦為鄜延路兵馬都監徙知環州累
遷崇儀副使會修築洪德砦與總兵者論事不協絀
為冀州兵馬都監起知保安軍徙涇州使契丹樞密

使曹利用欲用之繼鄰惡其權盛陰知利用將有禍
數以疾辭遂除左龍武軍統軍致仕利用貶復為崇
儀副使遷供備庫使知石州徙保州領恩州刺史知
雄州累遷西上閤門使擢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端州防禦使出為環慶路副都總管道改涇原路兼
知渭州建言蕭關故道前控大川善水草賊騎所從
出也誠得屬羌與奉賜且羈其酋領使為藩籬則可
無西顧憂矣為步軍都虞候徙真定路卒
張耆字元弼開封人年十一給事真宗藩邸及即位
授西頭供奉官嘗與石知顒侍射苑中連發中的擢

供備庫副使帶御器械咸平中契丹犯邊以功遷南
作坊使昭州刺史天雄軍兵馬鈐轄邊兵未解徙鎮
州行營鈐轄又徙定州契丹圍望都者與諸將從間
道往援比至城已陷矣者與敵戰身被數創殺契丹
梟將遅明復戰而王繼忠為契丹所執者還因言天
道方利先舉者請大舉討之及上興師出境之日帝
以問輔臣以為不可遷昭州團練使并代州鈐轄明
年契丹兵復入帝欲親征者奏邊事十餘條多論兵
貴持重及所以取勝者召還入對帝曰卿嘗請北伐
契丹入塞與卿所請興師之日同悔不用卿策今領

守澶州而未得人如何者請行帝喜命為駕前西面鈐轄令至澶州偵契丹遠近者馳騎往改東面排陣鈐轄事平會曹州趙諫告者受金為人求薦禮部貶供備庫使潞州都監久之事稍辨復官管勾皇城司

帝以者歷河東稔邊事召者至宣和閣問地里險易狀者因言雲應蔚朔四郡間遣人以文移至并代間非覘邊虛實即欲熟道路宜密諭代州使自雲應蔚至者由大石谷入自朔至者由土墱入餘間道皆塞之以示險景德罷兵者與曹璨李神祐夲保正閱軍籍請汰罷癃者遷英州防禦使侍衛親軍馬軍都

虞候從帝東封遷絳州防禦使殿前都虞候時建玉
清宮耆奏跡謂殫國財力非所以承天意遷相州觀
察使馬軍副都指揮使從祀汾陰授威塞軍節度使
進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罷判河陽丁父母憂起
復從武寧軍節度使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陳州
累遷鎮安軍淮南節度使判壽州遣中書舍人張師
德就賜告敕尋召為樞密使兼群牧制置使會靈觀
使先名旻至是表改名耆加尚書左僕射歷河陽泰
寧山南東道昭德軍節度使進兼侍中封鄧國公章
獻太后崩以左僕射護國軍節度出判許州移襄鄧

孟許陳壽六州封徐國公耆為人重密有智數眞宗
在東宮嘗命授以論語左氏春秋後又賜宸戒二十
條及聖政記册府元龜故頗知傳記及術數之學言
象緯輒中章獻太后微時嘗寓其家耆事之甚謹及
太后預政寵遇最厚賜第尚書省西凡七百楹安佚
富盛踰四十年家居為曲闌積百貨其中與群婢相
貿易有病者親為診切以藥價之欲錢不出也所歷
藩鎮人頗以為擾然御諸子嚴曰一見之即出就外
舍論者亦以此多之以太子太師致仕卒贈太師兼
侍中謚榮僖子二十四人得一慶曆中守貝州妖人

王則作亂不能死又與之草禮儀伏誅可一坐與群婢賊殺其妻棄市利一團練使誠一客省使樞密都承吉

希一字簡翁以父耆任累官引進使歷知冀邢等九州貝州叛希一先引兵至得其水門猶絓兄得一累監洪州鹽復為河北緣邊安撫副使請徙邊兵内地以寬糴費每州歲為市平以糴邊穀使人不能高下其價戍卒之孥給糧先軍士一日使其家為伍保坐以逃亡之累皆著為法徙成都利州路鈐轄真定府路總管累使遼及館客遼人嘗以雄州不當禁漁界

河及役白溝兩屬民為言希一曰界河之禁起於大
國統和年今文移尚存白溝本輸中國田租我太宗
特除之自是大國侵年立稅故名兩屬惡有中國不
役之理遼人詞塞以均州防禦使提舉集禧觀卒第
利一

利一字和叔以蔭補供奉官光州都監提點京東淮
南刑獄知莫冀二州為河北緣邊安撫都監兼閤門
通事舍人知廣信軍諜告遼人宋元寇邊利一置酒
高會於譙門元率衆遁去徙知保州雄州累遷西上
閤門使嘉州團練使遼人剌兩屬民為兵民不堪其

辱利一綏徠之有大姓舉族南徙慕而來者至二萬利一發廩振恤且移詰涿州自是不敢復刺巡檢趙用有罪坐不察舉改衛州鈐轄久之為定州路鈐轄進馬部軍總管徙真定大名府路歷知代滄澶鄭相州終雄州團練使

楊崇勳字寶臣蓟州人祖守斌事太祖為龍捷指揮使父全美事太宗為殿前指揮使崇勳以父任為東西班承旨事真宗于東宮帝嘗曰聞若嗜學吾授若書崇勳自是稍通兵法及前代興廢之事真宗即位遷右侍禁西頭供奉官寄班祗候雷有終討王均崇

勲承受公事以奏捷擢内殿崇班累遷西上閤門使
群牧都監改副使以左衛大将軍恩州刺史為樞密
都承旨尋提舉樞密諸房通進銀臺司事以英州防
禦使為馬軍都虞候并代州馬部軍副都總管留為
客省使領群牧使真宗久不豫寇準罷入内副都知
周懷政謀奉帝為太上皇傳位太子復相準嘗以謀
訪崇勲崇勲以變告丁謂得其辭夜造曹利用共議
發之翌日誅懷政擢崇勲鄧州觀察使不拜乃以内
客省使領桂州觀察使復兼群牧使初群牧置使皆
以文臣領之崇勲曰馬者戰備雖無事可去邪仁宗

即位以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知陳州授殿前都虞
候真定府定州路副都總管知定州歷馬軍副都指
揮使殿前都指揮使振武軍節度使拜宣徽南院使
兼樞密副使宮中火為脩葺副使又歷鎮南定武軍
山南東道節度使章獻與仁宗言先帝最稱崇勳質
信可任大事乃進樞密使百官詣洪福院上章懿冊
退而立班奉慰宰相張士遜過崇勳園飲日中期不
至御史中丞范諷劾奏與士遜俱罷以同平章事河
陽三城節度使判許州翌日改陳州景祐初懷政家
人訟寃遂罷同平章事知壽州徙亳州復知陳州契

丹將渝盟朝廷擇將備邊崇勳請行復拜同平章事判定州既而老不任事徙成德軍又徙鄭州坐其子宗誨納賕枉法以左衛上將軍致仕改太子太保卒贈太尉謚恭密尋改謚恭毅崇勳性貪鄙久任軍職當真宗時每對輒肆言中外事喜中傷人人以是畏之在藩鎮日嘗役兵工作木偶戲人塗以丹白舟載鬻於京師

夏守恩字君殊幷州榆次人父遇為武騎軍校與契丹戰歿時守恩纔六歲補下班殿侍給事襄王宮累遷西頭供奉官真宗即位四遷至北作坊使普州刺

史帝幸澶淵守恩從行數見任使遷博州刺史歷龍神衛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泰州防禦使帝不豫中宮預政以守恩領親兵倚用之擢殿前都虞候以安遠軍節度使觀察留後管勾殿前馬步軍都指揮使事天聖初加步軍副都指揮使威塞軍節度使為永定陵總管雷允恭邪中和徙皇堂穿地得水泉土石相半人疫功不就守恩以聞允恭等伏誅徙節河陽三城歸本鎮知澶相曹三州并代路馬步軍都總管歷天雄泰寧武寧節度使為真定府定州路都總管守恩所至恃寵驕恣不法其子元吉通賂遺市物

多不予直定州通判李參發其贓命侍御史趙及與大名府通判李鉞鞫問得實法當死帝命貸之除名連州編管卒貶所

守贇字子美初守恩給事襄王邸王問其兄弟守恩言守贇四歲而孤日侍王邸不得時撫養心輒念之王為動容即日召入宮而憐其幼聽就外舍後二年復召入王乳母齊國夫人使傅婢拊視之稍長習通文字王為太子守贇典工作事及即位授右侍禁李繼遷叛命使綏夏伺邊釁遷西頭供奉官寄班祗候帝幸大名為駕前走馬承受康保裔與賊戰沒部曲

畏誅聲言保裔降賊密詔守贇往察之守贇變服入
營中廉問得狀還奏稱旨詔恤保裔家以守贇爲眞
定路走馬承受公事帝幸澶淵及祀汾陰皆爲駕前
巡檢累遷東綾錦副使從幸亳州命修行宮轉崇儀
使提舉倉草場帝甚親信之遣中使問守贇曰欲管
軍乎爲橫行使乎守贇曰臣得日近冕旒足矣尋遷
西上閤門使提舉諸司庫務以右千牛衛大將軍昭
州刺史爲樞密都承旨兼領三班院每契丹使至與
楊崇勳迭爲館伴副使凡十餘年擢侍衛親軍步軍
都虞候改馬軍幷代州都總管累遷步軍馬軍殿前

副都指揮使建武鎮東保大軍節度使俄以修大内
勞除殿前都指揮使徙定國軍節度使守恩坐贓廢
守贇亦以鎮海軍節度使罷管軍之本鎮踰年徙定
州路都總管召知樞密院事既入見帝問西事守贇
言平時小障屯兵馬不及千餘賊兵盛至固守不暇
安能出鬬邪宜併其兵以據衝要伺便邀擊功或可
成帝然之劉平石元孫敗人有以降賊誣告者守贇
頗辨其枉引康保裔事為質自請將兵擊賊換宣徽
南院使陝西馬步軍都總管無經略安撫緣邊招討
使命勾當御藥院張德明黎用信掌御劍以隨之然

守贇性庸怯寡方略不為士卒所服尋詔駐軍河中居數月徙屯鄜州其子隨為陜西緣邊招討副使時晏殊宋綬知樞密院又召守贇同知院事隨卒守贇請罷以宣徽南院使天平軍節度使判澶州以疾從相州疾稍平復為真定府定州等路都總管未至從高陽關就判瀛州卒贈太尉謚忠僖

隨字君正頗好儒術多從士大夫游以父蔭為茶酒班殿侍遷右班殿直仁宗在東宮為率府副率兼春坊謁者及即位除內殿承制閤門祗候累遷西上閤門使出為天雄軍兵馬鈐轄以母疾召還領三班院

再遷四方館使營州刺史出知衛州真拜韶州團練使徙邠州遷秦州防禦使元昊反為鄜延路副都總管隨本名元亨與元昊有嫌因奏改焉尋徙環慶路未幾復還鄜延元昊為書及錦袍銀帶投境上以遺金明李士彬且約與同叛候人得之諸將皆疑士彬獨隨曰此行間爾士彬與羌世仇若有私約通贈遺豈使衆知邪乃召士彬與飲厚撫之士彬感泣後數日果擊賊斬首獲羊馬自效及守贇知樞密院事擢州觀察使知亳州劉平石元孫敗以隨知河中府守贇經略安撫陝西留領會靈觀事守贇還復為陝西

副都總管兼緣邊招討副使帝曰朝廷方以邊事委
卿卿毋以父在機密為嫌時隨已病次陜州卒贈昭
信軍節度使謚莊恪隨在邊陲無多戰功然慎重少
過
論曰曹利用投身不測之淵以口舌啖契丹使河北
七十年無鋒鏑之虞勳業固偉矣嶺南之戰亦豈可
少哉恃功怙寵禍萌而弗悟可悲也已耆崇勳二夏
奮闒茸位將相皆驕侈貪吝恃私恩違清議君子所
不取也
狄青字漢臣汾州西河人善騎射初隸騎御馬直選

為散直寶元初趙元昊反詔擇衛士從邊以青為三班差使殿侍延州指使時偏將屢為賊敗士卒多畏怯青行常為先鋒凡四年前後大小二十五戰中流矢者八破金湯城略宥州屠嚨咩歲香毛奴尚羅慶七家口等族燔積聚數萬收其帳二千三百生口五千七百又城橋子谷築招安豐林新砦大郎等堡皆扼賊要害嘗戰安遠被創甚聞寇至即挺起馳赴衆爭前為用臨敵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尹洙為經略判官青以指使見洙與談兵善之薦於經略使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一

見奇之待遇甚厚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將不知
古今匹夫勇爾青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
法由是益知名以功累遷西上閤門副使擢秦州刺
史涇原路副都總管經略招討副使又加捧日天武
四廂都指揮使惠州團練使仁宗以青數有戰功欲
召見問以方略會賊寇渭州命圖形以進元昊稱臣
徙真定路副都總管歷侍衛步軍殿前都虞候眉州
防禦使遷步軍副都指揮使保大安遠二軍節度觀
察留後又遷馬軍副都指揮使青奮行伍十餘年而
貴是時面涅猶存帝嘗敕青傅藥除字青指其面曰

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爾臣願留以勸軍中不敢奉詔以彰化軍節度使知延州擢樞密副使皇祐中廣源州蠻儂智高反陷邕州又破沿江九州圍廣州嶺外騷動楊畋等安撫經制蠻事師久無功又命孫沔余靖爲安撫使討賊仁宗猶以爲憂青上表請行翌日入對自言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騎數百益以禁兵羈賊首致闕下帝壯其言遂除宣徽南院使宣撫荆湖南北路經制廣南盜賊事置酒垂拱殿以遣之時智高還據邕州青合孫沔余靖兵次賓州先是蔣偕張忠皆

輕敵敗死軍聲大沮青戒諸將毋妄與賊鬬聽吾所
為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輙以步卒八千犯賊潰
于崑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
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人按以敗
亡狀驅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愕眙諸將股栗已而
頓甲令軍中休十日覘者還以為軍未即進青明日
乃整軍騎一晝夜絕崑崙關出歸仁鋪為陣賊既失
險悉出逆戰前鋒孫節搏賊死山下賊氣銳甚沔等
懼失色青執白旗麾騎兵縱左右翼出賊不意大敗
之追奔五十里斬首數千級其黨黃師宓儂建中智

中及僞官屬死者五十七人生擒賊五百餘人智高夜縱火燒城遁去遲明青按兵入城獲金帛鉅萬雜畜數千招復老壯七千二百嘗爲賊所俘脅者慰遣之梟黃師宓等邕州城下斂尸築京觀于城北隅時賊尸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非詐邪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初青之至邕也會瘴霧昏塞或謂賊毒水上流士飲者多死青殊憂之一夕有泉湧砦下汲之甘衆遂以濟復爲樞密副使遷護國軍節度使河中尹還至京師帝嘉其功拜樞密使賜第敦教坊優進諸子官秩初青

既行帝每憂之曰青有威名賊當畏其來左右使令非青親信者不可雖飲食卧起皆宜防竊發乃馳使戒之及聞青已破賊顧宰相曰速議賞緩則不足以勸矣始交阯願出兵助討智高余靖言其可信具萬人糧于邕欽待之詔以緡錢三萬賜交阯為兵費許賊平厚賞之青既至檄余靖無通使假兵即上奏曰李德政聲言將步兵五萬騎一千赴援非其情實且假兵于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而橫蹂二廣力不能討乃假兵蠻夷蠻夷貪得忘義因而啓亂何以禦之請罷交阯助兵從之賊平入服其有遠略

青在樞密四年每出士卒輒指目以相矜誇又言者以青家狗生角且數有光怪請出青於外以保全之不報嘉祐中京師大水青避水徙家相國寺行止殿上人情頗疑迺罷青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判陳州明年二月疽發髭卒帝發哀贈中書令謚武襄青爲人愼密寡言其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行師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同饑寒勞苦雖敵猝犯之無一士敢後先者故其出常有功尤喜推功與將佐始與孫沔破賊謀一出青賊既平經制餘事悉以諉沔退若不用意者沔始歎其勇既而服其爲人自以爲不

如也尹洙以貶死青悉力賙其家事子諮詠並為閤門使詠數有戰功熙寧元年神宗考次近世將帥以青起行伍而名動夷夏深沈有智略能以畏慎保全終始慨然思之命取青畫像入禁中御製祭文遣使賫中牢祠其家

張玉字寶臣保定人以六班散直隸狄青麾下築青澗招安砦遇夏兵三萬有馳鐵騎挑戰者玉單持鐵簡出鬭取其首及馬軍中因號曰張鐵簡以狀聞仁宗曰真勇將也以為本路同巡檢從征儂智高抵歸仁驛賊列三鋭陳以逆官軍軍小卻玉率右廂突騎

橫貫賊壘賊大潰帝召見使作銳陳於殿廷下觀破賊之勢擢為廣西鈐轄從大名進龍神四廂都指揮使為副都總管諒祚攻大順城玉以兵三千夜擊之驚潰而去累遷昭州防禦使徙涇原熙寧中慶州卒叛玉襲逐于石門卒窮蹙請降玉斬二百人坐奪職降為陵州團練使居數月復之王韶開熙河玉遷宣州觀察使為副都總管河北置三十七將以玉為第一將入為馬步軍都虞候卒贈建雄留後

孫節開封人少隸軍籍以才勇補右侍禁與狄青同在延州數攻破敵砦有功累遷西京左藏庫副使及

青討智高辟隷麾下至歸仁舖爲前鋒直前搏戰賊銳甚節鑿山下俄中槍而没特贈忠武軍節度留後封其妻爲仁壽郡君官其子二人從子三人給諸司副使奉終其喪

郭逵字仲通其先自邢徙洛康定中兄遵死於敵錄逵爲三班奉職隷陝西范仲淹麾下仲淹勉以問學延安清剛社募兵誤殺熟羌將論死逵請而免之活壯士十三人方議取靈武逵曰地遠而食不繼城大而兵不多未見其利未幾涇原任福以全軍沒人服其先見陳執中安撫京東奏爲駐泊將執中與賓佐

論當今名將共推葛懷敏逵曰懷敏易與爾他日必敗朝廷事執中始怒居數日問曰君何以知葛懷敏非名將而敗事邪曰喜功徼幸徒勇無謀可禽也執中歎曰君真知兵懷敏既覆師矣為真定兵馬監押保州卒叛田況遣逵往招之逵與亂者侍其臻嘗同事范仲淹馳至城下示以舊所佩紫囊臻識之即與其黨韋貴史克順皆再拜邀逵登城既見申諭禍福衆或疑不即下曰若降恐不免逵請以身為質於是開城降論功加閤門祗候環慶兵馬都監遭母憂不得解官凡三請乃許慶帥杜杞贐以錢四十萬謝弗

受卒喪為涇原都監拔古渭城轉通事舍人徙河北緣邊安撫都監副吳奎使契丹值其主受尊號入覲禮使還黜為汾州都監龐籍鎮河東俾權忻州契丹來求天池廟地籍不能決以誘逵逵訪得太平興國中故牘證為王土檄報之契丹愧伏湖北溪蠻彭仕義叛加帶御器械為路鈐轄兼知澧州得蠻親信為鄉導盡平諸隘遂破其所居桃花州仕義棄城走衆悉降遷禮賓使徙南路鈐轄知邵州武岡蠻反逵討平之累遷容州觀察使仁宗山陵以逵掌宿衛還殿前都虞候出為涇原路副都部署治平二年以檢校

太保同簽書樞密院旋出領陝西宣撫使判渭州遂雖立軍功而驟躋政地議者不厭諫官御史交論之不聽神宗即位遷靜難軍留後召還言者復力爭乃改宣徽南院使判鄆州至鄆七日徙鎮鄜延种諤受嵬名山降取綏州夏人遂殺楊定朝論以邊釁方起欲棄綏遂曰虜既殺王官而又棄綏不守見弱已甚且名山舉族來歸當何以處既而夏人欲以塞門安遠二砦來易朝廷許之遂曰此正商於六百里之策也非先交二砦不可與遣其屬趙卨薛昌朝與夏使議唯言砦基卨曰二砦之北舊有三十六堡且以長

城嶺為界西平王祥符所移書固在也虜使驚不能
對乃寢其請初詔焚棄綏州逵匿而不下至是帝問
大臣皆莫知逵始自劾向者違詔旨之罪帝手詔褒
答夏人又求以亡命景詢易名山逵曰詢庸人也於
事何所輕重受之則不得不還名山恐自是蕃酋無
復敢向化矣逵詗得殺楊定者首領姓名諜告將斬
之於境以謝罪逵曰是且梟死囚以紿我報曰必執
李崇貴韓道喜來夏人言殺之矣逵命以二人狀貌
物色詰問虜情得乃執獻之加檢校太尉雄武軍留
後韓絳主种諤計圖橫山與逵議出兵逵曰諤狂生

爾朝廷徒以家世用之必誤大事緈怒以為沮撓奏
召逵還明年慶州亂出判永興徙秦州王韶開熈河
逵案其不法朝廷遣蔡確鞫之謂逵誣罔落宣徽使
知潞州徙太原復宣徽使交阯李乾德陷邕管召為
安南行營經略招討使兼荆湖廣南宣撫使請鄜延
河東舊吏士自隨將行宴於便殿賜中軍旗章劒甲
以示寵次長沙先遣將復邕廉至廣西討接廣源州
降守將劉應紀又拔決里隘乘勝取桄榔門州大戰
富良江斬偽王子洪真乾德窮蹙奉表歸命時兵夫
三十萬人冒暑涉瘴地死者過半至是與賊隔一水

不得進乃班師坐貶左衛將軍西京安置屛處十年
哲宗立復左屯衛大將軍致仕起知潞州進廣州觀
察使知河中辭歸洛改左武衛上將軍提舉崇福宮
卒輟視朝一日贈雄武軍節度使逵忼慨喜兵學神
宗嘗訪八陣遺法對曰兵無常形是特奇正相生之
一法爾因為帝論其詳在延安使以教兵久不就逵
擇諸校習金鼓屯營者六十四人使人教一隊頃刻
而成尤善用偏裨每至所部令人自言所能暇日閱
按之故臨陣皆盡其技李復圭治慶州之敗既斬李
信劉甫又欲罪鄜延都巡檢使白玉玉見逵託以後

事且泣言不得終養母逵哀之不遣申救甚力得免已而玉大捷于新砦神宗謂逵曰白玉能以功補過卿之力也每戰先招懷後戰鬬愛惜士卒不妄加誅戮其殺賊婦女老弱者皆不賞雖坐征南無功久廢猶隱然為一時宿将云

論曰宋至仁宗時承平百年武夫鷙卒遭時致位者雖有之起健卒至政府隱然為時名将惟青與逵兩人爾青在邊境凡二十五戰無大勝亦無大敗最後崑崙一舉頗著奇雋攷其識量亦過人遠矣逵料葛懷敏之敗如燭照龜卜一時最為知兵雖南征無功

用違其長又何尤焉

列傳卷第四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勅修

吳育　宋綬子敏求 從子昌言　李若谷子淑 孫壽朋 復圭

王博文子疇　王鬷

吳育字春卿建安人也父待問與楊億同州里每造億億厚禮之門下少年多易之億曰彼他日所享非若曹可望也累官光祿卿以禮部侍郎致仕育少奇頴博學舉進士試禮部第一中甲科除大理評事遷寺丞歷知臨安諸暨襄城三縣自秦悼王葬汝後子孫從葬皆出官典護歲

時上冢者往來呼索擾州縣育在襄城請凡官所須具成數毋容使者妄索羊豕悉出太官由是民省供費殆半宦官過者銜之或中夜叩縣門索牛駕車育拒不應異時宗子所過縱鷹犬暴民田入襄城境輒相戒約毋敢縱者舉賢良方正擢著作郎直集賢院通判蘇州還知太常禮院奏定禮文名太常新禮慶曆祀儀改右正言歷三司鹽鐵户部二判官尋以本官供諫職元昊僭號議出兵討之群臣曰元昊小醜也旋即誅滅矣育獨建言元昊雖稱蕃臣其尺賦斗租不入縣官且服叛不常請置之示不足責且已僭輿服勢必不能自削宜援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

可以順拊而收之不報復上言宜先以文誥告諭之尚不賓姑嚴守禦不足同中國叛臣亟加征討且征討者貴在神速守禦者利於持重羌人剽悍多詐出没不時我師乘銳見小利小勝必貪功輕進往往墮賊計中第嚴約束明烽候堅壁清野以挫其鋒時方銳意討之既而諸將多覆軍者久之無功卒封元昊爲夏國主如育所議育又上言天下久安務因循而厭生事政令紀綱邊防機要置不復修一有邊警則倉皇莫知所爲殆稍安靜則又無敢輒言者若政令修紀綱肅財用富恩信給賞罰明將帥練習士卒精銳則四夷望風自無他志若一不備則乘間而起矣

又曰漢通西域諸國斷匈奴右臂諸戎內附雖有桀黠不敢獨叛唐太宗嘗賜回鶻可汗幷其相手書納其貢奉厚以金帛眞宗命潘羅支攻殺李繼遷而德明迺降元昊第見朝廷比年與西域諸戎不通朝貢乃得以利啗隣境固其巢穴無肘腋之患跳梁猖獗彼得以肆而不顧矣請募士諭嗃厮囉及他蕃部離散其黨與使併力以攻而均其恩賜此伐謀之要也因錄上眞宗時通西域諸蕃事迹除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進翰林學士累遷禮部郎中契丹與元昊構兵元昊求納款契丹使來請勿納元昊朝廷未知所答育因上疏曰契丹受恩爲日已久不可納一叛羌

失繼世兄弟之懽今二蕃自鬬鬬久不解可觀形勢乘機立功萬一過計亟納元昊臣恐契丹窺兵趙魏朝廷不得元昊毫髮之助而太行東西且有煙塵之警矣宜使人諭元昊曰契丹汝世姻一旦自絕力屈而歸我我所疑也若無他者當順契丹如故然後許汝歸款告契丹曰已詔元昊如能投謝輳門即聽內附若猶堅拒當爲討之如此則彼皆不能歸罪我矣於是召兩制出契丹書令兩制同上對不易育議尋知開封府居數日發大姦吏一人流嶺外又得巨盜積贓萬九千緡獄具而輒再變帝遣他吏按之卒伏法時歲飢多盜育嚴賞功之法嘗得盜而未賞者一

罷切賞之以明不欺慶曆五年拜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居數月改參知政事山東盜起帝遣中使按視還奏盜不足慮兗州杜衍鄆州富弼山東人尊愛之此可憂也帝欲徙二人于淮南育曰盜誠無足慮者小人乘時以傾大臣禍幾不可禦矣事遂寢章獻章懿太后升祔眞宗廟議者請覃恩且優賜軍士育曰無事而啓僥倖誰爲陛下建此議者請治之已而外人多怨執政者帝以語輔臣育曰此必建議者欲動摇上聽臣以身許國何憚此耶向綬知永靜軍爲不法疑通判江中立發其陰事因構獄以危法中之中立自經死綬宰相子大臣有營助欲傅輕法育曰不殺

綬無以示天下卒減死一等流南方御史唐詢請罷制科
帝刋其名付中書育奏疏駁議帝因諭輔臣曰彼上言者
乞從内批行下今乃知欺罔也育曰非睿聽昭察則挾邪
蠹國靡所不爲願出姓名按劾以明國法育在政府遇事
敢言與宰相賈昌朝數争議上前左右皆失色育論辨不
已乃請曰臣所辨者職也顧力不勝願罷臣職乃復以爲
樞密副使明年大旱御史中丞高若訥曰大臣喧争爲不
肅故雨不時若遂罷昌朝而育歸給事中班未幾出知許
州徙蔡州設伍保法以檢制盜賊時京師有告妖人千數
聚確山者詔遣中使往召捕者十人至則以巡檢兵往索

之育曰使者欲得妖人還報邪曰然曰育在此雖不敏聚千人境內毋容不知此特鄉民用浮圖法相聚以利錢財爾一弓手召之可致也今以兵往人相驚疑請留毋往中使以為然頃之召十人者至械送闕下皆無罪釋之而告者伏辜尋以資政殿學士知河南府徙陝州上書論詔獄曰先王凝旒黈纊不欲聞見人之過失也設有罪即屬之有司楊儀嘗為三司判官近自御史臺移劾都亭驛械縛過市人人不測為何等大獄及聞案具乃止請求常事使道路衆口紛紛竊議朝廷之士人皆自危豈養廉恥示敦厚之道哉遷禮部侍郎知永興軍召兼翰林侍讀學士以

疾辭且請便郡帝語大臣曰吳育剛正可用第嫉惡太過耳因命知汝州遣內侍賜以禁中良藥會疾不已又請居散地以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外臺舊不領民事時張堯佐知河陽民訟久不決多詣育訴育爲辨曲直判書狀尾堯佐畏懼奉行復爲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知陝州進資政殿大學士召還判尚書都省一日侍讀禁中帝因語及臣下毀譽多出愛憎卿所當慎也育曰知而形之言不若察而行之事聖主之行如日月之明進一人使人皆知其善出一人使人皆曉其惡則陰邪不能構害公正可以自立百王之要道也帝數欲大用爲諫官

劉元瑜誣奏育在河南嘗貸民出息錢久之除宣徽南院使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判延州夏人既稱臣而並邊種落數侵耕爲患龐籍守幷州欲築堡備之育謂要契未明而亟城則羌人必爭爭而受患者必麟府也移文河東又遺籍手書及疏於朝不報既而夏人果犯河外陷驍將郭恩而太原將佐皆得罪去疾復作辭不任邊事求解宣徽使復以爲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知河中府徙河南病革視事如平日因閱囚辨非罪寘亂舞文吏二人已而卒年五十五贈吏部尚書謚正肅育性明果所至作條教簡疎易行而不可犯遇事不妄發發即人不能撓辨論明白使人

聽之不疑初尹開封范仲淹在政府因事與仲淹忤既而
仲淹安撫河東有奏請多為任事者所沮育取可行者固
行之其在二府待問以列卿奉朝請育不自安請罷去不
聽及出帥永興時待問尚亡恙肩輿迎侍時人榮之晚年
在西臺與宋庠相唱酬追裴白遺事至數百篇體素羸少
時力學得心疾後得古方和丹砂餌之大醉一夕而愈後
數發每發數十日乃已有集五十卷弟充為宰相自有傳
宋綬字公垂趙州平棘人父皐尚書度支員外郎直集賢
院綬幼聰警額有奇骨為外祖楊徽之所器愛徽之無子
家藏書悉與綬綬母亦知書每躬自訓教以故博通經史

百家文章爲一時所尚初徽之卒遺奏補太常寺太祝年
十五召試中書眞宗愛其文遷大理評事聽於祕閣讀書
大中祥符元年復試學士院爲集賢校理與父皐同職後
賜同進士出身遷大理寺丞及祀汾陰召赴行在與錢易
陳越劉筠集所過地志風物故實每舍止即以奏將祠亳
州太清宫以簽書亳州判官事入爲左正言同判太常禮
院父之判三司憑由司建言比歲下赦令釋逋負後期未
報者六十八州請於諸路選官考覈期半月以聞於是脫
械繫三千二百人蠲積負數百萬擢知制誥判吏部流内
銓兼史館修撰玉清昭應宫判官累遷户部郎中權直學

士院同修眞宗實錄進左司郎中遂爲翰林學士兼侍讀
學士勾當三班院始詔讀唐史固求解三班以顓進講同
修國史遷中書舍人昭應宮災罷二學士踰年復翰林學
士史成遷尚書工部侍郎兼侍讀學士時太后猶稱制五
日一御承明殿垂簾決事而仁宗未嘗獨對群臣也綬奏
言唐先天中睿宗爲太上皇五日一受朝處分軍國重務
除三品以下官決徒刑宜約先天制度令群臣對前殿非
軍國大事除拜皆前殿取旨書上忤太后意改龍圖閣學
士出知應天府太后崩帝思綬言召還將大用而宰相張
士遜沮止之復加翰林侍讀學士詔定章獻明肅章懿太

后祔廟禮綏援春秋考仲子之宮唐儀坤廟故事請別築
宮曰奉慈廟以安神主事多采用始置端明殿學士以命
綏綏固辭又言帝王御天下在總攬威柄而一紀以來令
出簾帷自陛下躬親萬務內外延首思見聖政宜懲違革
弊以新百姓之耳目而賞罰號令未能有過於前日豈非
三事大臣不能推心悉力以輔陛下之治耶頃太后朝多
吝除拜而邪幸或徑取升擢議者謂恩出太后今恩賞雖
行又謂自大臣出非大臣朋黨罔上何以得此朋黨之為
朝廷患古今同之或窺測帝旨密令陳奏或附會己意以
進退人大官市恩以招權小人趨利以售進此風寖長有

蠹邦政太宗嘗曰國家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姦邪共濟爲內患深可懼也眞宗亦曰唐朋黨尤盛王室遂卑願陛下思祖宗之訓念王業艱難整齊綱紀正在今日張士遜罷廼拜綬參知政事初有詔罷修寺觀而章惠太后以舊宅爲道觀諫官御史言之帝曰此太后奩中物也諫官御史欲邀名邪綬進曰彼豈知太后所爲哉第見興土木違近詔即論奏之且事有疑似彼猶指爲過或陛下有大闕失近臣雖不言然傳聞四方爲聖政之累何可忽也太祖嘗謂唐太宗爲諫官所詆不以爲愧何若動無過舉使無得而言哉郭皇后廢帝命綬作詔云

當求德閥以稱坤儀既而左右引富人陳氏女入宮綬曰陛下乃欲以賤者正位中宮不亦與前日詔語戾乎後數日王曾入對又論奏之帝曰宋綬亦如此言時大臣繼有論者卒罷之帝春秋富天下乂無事綬慮宴樂有漸乃言人心逸於乂安而患害生於所忽故立防於無事銷變於未萌事至而應不亦殆歟臣願飭勵群司不以承平自怠又上馭下之道有三臨事尚乎守當機貴乎斷兆謀先乎密能守則奸不能移能斷則邪不能惑能密則事不能撓願陛下念之至若深居燕間聲味以調六氣節宣以順四時保養聖躬宗社之休也再遷吏部侍郎時宰相呂夷簡

王曾論議數不同綬多是夷簡而參知政事蔡齊間有所
異政事繇此依違不決於是四人者皆罷綬以尚書左丞
資政殿學士留侍講筵權判尚書都省歲餘加資政殿大
學士以禮部尚書知河南府元昊反劉平石元孫敗沒帝
以手詔賜大臣居外者詢攻守之策綬畫十事以獻復召
知樞密院事遷兵部尚書參知政事時綬母尚在綬既得
疾不視事猶起居自力區處後事尋卒贈司徒兼侍中謚
宣獻綬性孝謹清介言動有常爲兒童時手不執錢家藏
書萬餘卷親自校讎博通經史百家其筆札尤精妙朝廷
大議論多綬所財定楊億稱其文沈壯淳麗曰吾殆不及

也及卒帝多取所書字藏禁中初郊祀綬攝太僕卿帝問
儀物典故占對辨治因上所撰鹵簿圖十卷子敏求
敏求字次道賜進士及第爲館閣校勘預蘇舜欽進奏院
會出發書集慶軍判官王堯臣修唐書以敏求習唐事奏
爲編修官持祖母喪詔令居家修書卒喪同知太常禮院
石中立薨子繼死無他子其孫祖仁疑所服下禮官議敏
求謂宜爲服三年當解官斬衰同僚援据不一判寺宋祁
是其議遂定爲令加集賢校理從宋庠辟通判西京爲群
牧度支判官墜馬傷足出知亳州治平中召爲仁宗實録
檢討官同修起居注知制誥判太常寺英宗在殯有言宗

室服踈者可嫁娶敏求以為大行未發引不可踰年又有言者敏求言宗室義服服降而練可嫁娶矣坐前後議異貶秩知絳州王珪范鎮乞留之使成實録神宗曰典禮國之所重而誤謬如是安得無責然敏求議初不誤曾公亮惡禮院劉瑾附敏求為説故因是去之是歳即詔還徐國公主以夫兄為姪奏官敏求疏其亂天倫執正之王安石惡呂公著誣其言韓琦欲因人心如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出之潁州敏求當草制安石諭旨使明著罪狀敏求但言敷陳失實安石怒白於帝命陳升之改其語敏求請解職未聽會李定自秀州判官除御史敏求封還

詞頭遂以本官右諫議大夫奉朝請策試賢良方正孔文仲對語切直擢寘優等安石愈怒罷文仲人爲敏求懼帝獨全護之除史館修撰集賢院學士鄧潤甫爲帝言比群臣多尚告訐非國家之美宜登用敦厚之士以變薄俗乃加敏求龍圖閣直學士命修兩朝正史掌均國公牋奏元豐二年卒年六十一特贈禮部侍郎敏求家藏書三萬卷皆略誦習熟於朝廷典故士大夫疑議必就正焉補唐武宗以下六世實錄百四十八卷它所著書甚多學者多咨之嘗建言河北陝西河東舉子性朴茂而辭藻不工故登第者少請令轉運使擇薦有行藝材武者特官之使人材

參用而士有可進之路又州郡有學舍而無學官故士輕去鄉里以求師請置學官後頗施行之族弟昌言

昌言字仲謨以蔭爲澤州司理參軍州有殺人獄昌言疑其寃堅請迹捕果得眞犯者稍遷河陰發運判官自濟源之官見道上棄屍若剮剥狀者甚衆竊歎郡縣之不治旣至河陰得凶盜六輩殺人而鬻之如是十餘年掩其家猶得執縛未殺者七人縣吏與市井少年共爲胠橐昌言窮治其淵藪皆法外行之而流其家人擢都水監丞熈寧初河決棗彊而北昌言建議欲於二股河口西岸新灘立土約障水使之東流候稍深即斷北流縱出葫蘆下流以除

恩冀深瀛水患詔從之提舉河渠王亞以爲不可成不如
修生隄朝廷遣翰林學士司馬光往視如昌言策不兩月
決口塞光奏昌言獨有功若與同列均受賞恐不足以勸
詔理提點刑獄資序遷開封府推官同判都水監汴水漲
昌言請塞訾家口已而汴流絕監丞侯叔獻唱爲昌言罪
昌言懼求知陝州歷濮冀二州河決曹村召判都水監往
護河堤靈平埽成轉少府監卒贈絹二百匹

李若谷字子淵徐州豐人少孤游學依姻家趙況於洛下
遂葬父母緱氏舉進士補長社縣尉州葺兵營課民輸木
檄尉受之而吏以不中程多退斥欲苛苦輸者因以取賕

若谷度材別其長短大小爲程置庭中使民自輸改大理
寺丞知宜興縣官市湖洑茶歲約户税爲多少率取足貧
下若谷始置籍備句檢茶惡者舊没官若谷使歸之民許
轉貿以償其數知連州眞宗將朝謁太清宮選通判亳州
累遷度支員外郎權三司户部判官出爲京東轉運使會
河決白馬調取芻楗同列盧士倫協三司意趣刻擾州縣
而若谷寛之士倫不悦構于朝徙知陝州盜聚青灰山久
不散遣牙吏持榜招諭之盜殺其黨與自歸改梓州天聖
初判三司户部句院使契丹陛辭不俟垂簾請對延邇詣
長春殿奏事罷知荆南士族元甲恃蔭屢犯法若谷杖之

曰吾代若父兄訓之爾王蒙正爲駐泊都監挾太后姻橫肆若谷繩以法監司右蒙正奏徙若谷潭州洞庭賊數邀商人船殺人輒投屍水中嘗捕獲以屍無驗每貸死隸他州既而逃歸復攻劫若谷擒致之磔于市自是寇稍息累遷太常少卿集賢殿修撰知滑州河齧韓村堤夜馳往督兵爲大埽至旦堤完以右諫議大夫知延州州有東西兩城夾河秋夏水溢岸輒圮役費不可勝紀若谷乃制石版爲岸押以巨木後雖暴水不復壞官倉依山而貯穀少若谷使作露囤囤可貯二萬斛他郡多取法焉遷給事中知壽州豪右多分占芍陂陂皆美田夏雨溢壞田輒盜決若

谷擿冒占田者逐之每決輒調瀕陂諸豪使塞堤盜決乃
止加集賢院學士知江寧府卒挽舟過境寒瘠甚者留養
視之須春温遣去民勾于道者以分隷諸僧寺助給舂爨
還句當三班院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貴人多葬洛
陽敕使須索煩擾若谷奏令鴻臚預約所調移府逆爲營
辦改樞密直學士知幷州民貧失婚姻者若谷出私錢助
其嫁娶贅婚亡賴委妻去爲立期不還許更嫁并多降人
喜盜竊籍累犯者以三人爲保有犯幷坐之悛者削去籍
名進尚書工部侍郎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拜參知政事
建言風俗媺惡在上之人作而新之君子小人各有其類

今一旦以朋黨恐正人無以自立矣帝悟爲下詔諭中外以耳疾累上章辭位罷爲資政殿大學士吏部侍郎提舉會靈觀事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八十贈太子太傅謚康靖若谷性資端重在政府論議常近寬厚治民多智慮愷悌愛人其去多見思少時與韓億爲友及貴顯婚姻不絕焉子溆

溆字獻臣年十二眞宗幸亳獻文行在所眞宗奇之命賦詩賜童子出身試祕書省校書郎寇準薦之授校書郎館閣校勘乾興初遷大理評事修眞宗實錄爲檢討官書成改光祿寺丞集賢校理爲國史院編修官召試賜進士及

第改祕書郎進太常丞直集賢院同判太常寺權史館修撰再遷尚書禮部員外郎上時政十議改知制誥句當三班院爲翰林學士進吏部員外郎會若谷參知政事改侍讀學士加端明殿學士若谷罷進本曹郎中典豫王府章奏以右諫議大夫知許州歲饑取民所食五種上之帝惻然爲蠲其賦權知開封府復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言者指其在開封多褻近吏人改給事中知鄭州徙河陽轉尚書禮部侍郎復爲翰林學士罷端明殿學士判流内銓復加端明殿學士初在鄭州作周陵詩國子博士陳求古以私隙訟其譏訕朝廷除龍圖閣學士出知應天府累表論

辨不報乃請侍養明年復端明侍讀二學士判太常寺父喪免官終喪起復再爲翰林學士諫官包拯吳奎等言淑性姦邪又嘗請侍養父而不及其母罷翰林學士以端明龍圖閣學士奉朝請丁母憂服除爲端明侍讀二學士遷户部侍郎復爲翰林學士而御史中丞張昪等又論奏之不拜除兼龍圖閣學士由是壹鬱不得志出知河中府暴感風眩卒贈尚書右丞淑警慧過人博習諸書詳練朝廷典故凡有沿革帝多諮訪制作詔命爲時所稱其他文多裁取古語務爲奇險時人不許也初宋郊有學行淑恐其先用因密言曰宋國姓而郊者交非善應也又宋祁作張

貴妃制故事妃當冊命祁疑進告身非是以淑明典故問之淑心知其誤謂祁曰君第進何疑邪祁遂得罪去其傾側險陂類此嘗修國朝會要三朝訓鑒圖閤門儀制康定行軍賞罰格又獻繫訓三篇所著别集百餘卷子壽朋復圭

壽朋字延老慶曆初與弟復圭同試學士院賜進士出身判吏部南曹使行諸陵奏言昭憲皇后誕育二聖爲國文母獨以合葬安陵不及時祭請更其禮從之遷群牧判官擊斷敏甚皇城卒邏其縱游無度出知汝州盡推職田之入歸前守楊畋畋死又經理其家以饑歲營州廨勞民降

爲荆門軍歷開封府推官户部判官知鳳翔府滄州滄地震壞城郭帑庾壽朋以席爲屋督吏案繕葺未數月復其舊括蕪田三萬頃縱民耕擇其壯者使習兵河方北涌隨塞之故道陿壽朋度必東潰諭居人徙避後三縣四鎮果墊馬司馬光出使薦其能加直史館入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進户部鹽鐵副使性踈雋任俠奉祠西太一宮飲酒食肉如常時暴得疾卒詔中使撫其孥賜白金三百兩

復圭字審言通判澶州北使道澶民主驛卒困憊豪杜氏十八家詭言唐相如晦後每賦吏脫免復圭按籍役之知滑州兵匠相忿閱揮所執鐵椎椎殺爭者於廳事立斬之

徙知相州自太宗時聚夏人降者五指揮號廳子馬子弟
相承百年無它役復圭斥不如格者選能騎射士補之爲
度支判官知涇州始時二稅之入三司移折已重轉運使
又覆折之復圭爲奏免民立生祠歷湖北兩浙淮南河東
陝西成都六轉運使浙民以給衙前役多破産復圭悉罷
遣歸農令出錢助長名人承募民便之瀕海人賴蛤沙地
以生豪家量受稅於官而占爲已有復圭奏蠲其稅分以
予民熙寧初進直龍圖閣知慶州夏人築壘于其境不犯
漢地復圭貪邊功遣大將李信帥兵三千授以陣圖使自
荔原堡夜出襲擊敗還復圭斬信自解又欲濯前恥遣別

將破其金湯白豹西和市斬首數千級後七日秉常舉國入寇御史謝景温劾復圭擅興致士卒死傷邊民流離謫保靜軍節度副使歲餘知光化軍張商英言夏人謀犯塞之日久矣與破金湯適相值非復圭生事乃召判吏部流內銓知曹蔡滄州還爲鹽鐵副使以集賢殿修撰知荊南卒復圭臨事敏決稱健吏與人交不以利害避然輕率躁急無威重喜以語侵人獨爲王安石所知故旣廢即起

王博文字仲明曹州濟陰人祖諫給事太宗藩邸爲西京作坊副使博文年十六善屬文舉進士開封府以回文詩百篇爲公卷人謂之王回文淳化三年太宗親試進士以

年少罷歸後諫卒官廬州州守劉蒙叟爲言召試舍人院爲安豐主簿歷南豐尉有能名調南劒州軍事推官改大理寺丞監荆南榷貨務遷殿中丞陳堯咨薦之試中書賜進士第擢知濠州歷真州眞宗幸亳權江淮制置司事改監察御史倅州路轉運使以疾請出知海州徙密州負海有鹽場歲饑民多盜鬻吏捕之輒抵死博文請弛鹽禁俟歲豐乃復從之除殿中侍御史天禧中朱能王先在長安僞爲乾祐天書事覺能既敗死先與其徒就禽詔博文乘驛按劾博文唯治首惡脅從者七人得以減論還爲開封府判官丁母憂始博文幼喪父其母張氏改適韓氏及博

王子芳

文在朝謂子無絶母禮請得以恩封之母死又謂古之爲父後者不爲出母服以廢宗廟祭也今喪者皆祭無害於行服乃請解官持服然議者以喪而祭爲非禮服除爲三司户部判官出爲河北轉運使遷侍御史陝西轉運使屬羌撤逋渴以族落數千帳叛既又寇原州柳泉鎮環州鶉鴿泉砦梧州刺史杜澄内殿崇班趙世隆戰没博文劾奏内侍都知周文質押班王懷信爲涇原環慶兩路鈐轄提重兵駐大拔砦玩寇逗留耗用邊費請用曹瑋田敏代既而文質懷信坐法遂以瑋知永興軍使節制邊事會瑋病不行又用敏爲涇原路總管寇遂平遷尚書兵部員外郎

爲三司户部副使再遷户部郎中龍圖閣待制判吏部流內銓權發遣三司使事與監察御史崔暨內侍羅崇勳同鞫真定府曹汭獄及還權知開封府進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爲走馬承受賈德昌所毀徙鳳翔府又徙永興軍明年德昌以贓敗改樞密直學士復知秦州初沿邊軍民之逃者必爲熟户畜牧又或以遺遠羌易羊馬故常没者數百人其禽生羌則以錦袍銀帶茶絹賞之間有自歸而中道爲夏人所得亦不能辨坐法皆斬博文乃遣習知邊事者密持信紙往招至則悉貸其罪由是歲減殊死甚衆朝廷下其法旁路又言河西回鶻多緣互市家秦隴間請悉

遣出境戒守臣使譏察之再遷右諫議大夫以龍圖閣學士復知開封府都城豪右邸舍侵通衢博文製表木按籍命左右判官分徹之月餘畢出知大名府遷給事中召權三司使遂同知樞密院事踰月而卒帝臨奠贈尚書吏部侍郎博文以吏事進多任劇繁爲政務平恕常語諸子曰吾平生決罪至流刑未嘗不陰擇善水土處汝曹志之然治曹汭獄議者多謂博文希太后旨縱崇勳傅致其罪子疇

疇字景彝以父蔭補將作監主簿中進士第累遷太常博士翰林學士宋祁提舉諸司庫務薦疇句當公事時有宦

官同提舉者疇辭於中書曰翰林先進疇恐不得事也然
以朝士大夫而爲閹人指使則疇實恥之用賈昌朝薦改
編修唐書仁宗獵近郊疇引十事以諫皇祐中手詔禁貴
戚近習私謁者疇獻聖政惟公頌召試直祕閣爲開封府
推官宦者李允良訴其叔父死疑爲仇家所毒請發棺驗
視衆欲許之疇獨不可曰苟無實是無故而暴屍且安知
非允良有姦窮治果與其叔父家有怨歷三司度支判官
修起居注知制誥權判吏部流内銓以右諫議大夫權御
史中丞時陳升之拜樞密副使諫官御史唐介等奏彈升
之不當大用朝廷持不行介等爭數月不已廼兩罷之而

論者謂介等爲衆人游談所誤疇疏言浮華險薄之徒往來諫官御史家掎摭人罪寖以成俗請出詔戒勵從之遷給事中英宗既即位感疾皇太后垂簾聽政其後帝疾平猶未御正殿疇上疏請御朝聽政及永昭陵復土祭仁宗虞主于集英殿以宗正卿攝事疇奏曰人子之葬其親送形而往迎神而返故虞祭所以安神也位尊者禮重禮重者祭多故天子之虞數至於九今山陵嗣君不得親往則道路五虞理可命宗正攝事若神主既至則四虞之祭雖或聖躬未寧亦宜勉强況陛下在藩邸以好古知禮仁孝聰明聞於中外此先帝所以託天下也臣願始終令德以

全美名帝既視朝前後殿而於聽事猶持謙抑疇復上疏
曰廟社擁佑陛下起居安平臨朝以時僅踰半載而未聞
開發聽斷德音遏塞人情鈌然伏望思太祖太宗艱難取
天下之勞真宗仁宗憂勤守太平之力勉於聽決大政以
慰毋后之慈勿爲疑貳謙抑自使盛德闇然不光未幾又
上疏曰董仲舒爲武帝言天人之際曰事在勉彊而已勉
彊學問則聞見廣而智益明勉彊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
功陛下起自列邸光有天命然而祖宗基業之重天人顧
享之際所以操心治身正家保國者尤在於勉彊力行也
陛下昔在宗藩已能務德好學語言舉動未嘗越禮是天

性有聖賢之資自疾平以來于茲半歲而臨朝高拱無所可否群臣關白軍國之政者日益至其請人主財決者日益多然猶聖心盤桓無所是非者何也得非以初繼大統或慮未究朝廷之事故謙抑而未皇耶或者聖躬尚未寧而不欲自煩耶抑有所畏忌而不言耶苟爲謙抑而未皇則國家萬務日曠月廢其勢將趨於禍亂無疑也若聖躬未能寧則天下之名醫良工日可召於前而方技不試藥石不進養疾於身坐俟歲月非求全之道也苟有所畏忌而不言則又過計之甚也今中外之事無可疑畏臣嘗爲陛下力言之矣陛下何不坦心布誠廓開大明以照天下

外則與執政大臣講求治體內則於母后請所未至延禮賢俊諮訪忠直廣所未見達所未聞若陛下朝行之則衆心夕安矣況陛下向居藩邸日夕於側者惟一二講學之師與左右給使之人耳修身行巳德業日新而知者無幾則是爲善多而得名常少也然而終能德成行尊美名遠聞此先帝之所以屬心也今處億兆之上有一言動則天下知之簡冊書之比之於昔是善行易顯而美名易成也然而尚莫之聞者是不爲爾非不能也有始有終者聖賢之能事在陛下勉彊而巳疇又上疏欲車駕行幸以安人心時大臣亦有請帝乃出禱雨都人瞻望驩呼數日皇太

后還政疇又上疏請詔二府大臣講求所以尊崇母后之禮若朝廷嚴奉之體與歲時朔望之儀車服承衛之等咸百司供擬之制度它時尊稱之美號外家延賞之恩典凡可以稱奉親之意者皆宜優異章大以發揚母后之功烈則孝德昭于天下矣時詔近臣議仁宗配祭故事冬夏至祀昊天上帝皇地祇以太祖配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孟冬祀神州地祇以太宗配正月上辛祀感生帝以宣祖配季秋大饗明堂祀昊天上帝以眞宗配而學士王珪等與禮官上議以謂季秋大饗宜以仁宗配爲嚴父之道知制誥錢公輔獨謂仁宗不當配祭疇以謂珪等議遺眞宗

不得配公輔議遺宣祖眞宗仁宗俱不得配於禮意未安
乃獻議曰請依王珪等議奉仁宗配饗明堂以符大易配
考之說考經嚴父之禮奉遷眞宗配孟夏雩祀以倣唐貞
觀顯慶故事太宗依舊配正月上辛祈穀孟冬祀神州祇
餘依本朝故事如此則列聖並侑對越昊穹厚澤流光垂
裕萬祀必如公輔之議則陷四聖爲失禮導陛下爲不孝
違經戾古莫此爲甚自此公輔不悅而朝廷以疇論事有
補帝與執政大臣皆器異之遷翰林學士尚書禮部侍郎
同提舉諸司庫務數月拜樞密副使於是公輔言疇望輕
資淺在臺素餐不可大用又頗薦引近臣可爲輔弼者公

輔坐貶疇在位五十五日卒帝甚悼惜之臨哭賜白金三千兩贈兵部尚書謚忠簡疇名臣子性介特厲風操喜言朝廷事好治容服坐立巍然言必文未嘗慢戲吏治審密文辭嚴麗其執政未久終于位及所享壽類其父云

王鬷字總之趙州臨城人七歲喪父哀毀過人既長狀貌奇偉舉進士授婺州觀察推官代還真宗見而異之特遷秘書省著作佐郎知祁縣通判湖州再遷太常博士提點梓州路刑獄權三司戶部判官使契丹還判都磨勘司以尚書度支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上言方調兵塞決河而近郡災歉民力彫敝請罷土木之不急者改三司戶部

副使樞密使曹利用得罪駿以同里爲利用所厚出知湖州徙蘇州還爲三司鹽鐵副使時龍圖閣待制馬季良方用事建言京師賈人常以賤價居茶鹽交引請官置務收市之季良挾章獻姻家衆莫敢迕其意駿獨不可曰與民競利豈國體耶擢天章閣待制判大理寺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安撫淮南權判吏部流内銓累遷刑部益利路旱饑爲安撫使以左司郎中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戍卒有夜焚營殺馬脅軍校爲亂者駿潛遣兵環營下令曰不亂者斂手出門無所問於是衆皆出命軍校指亂者得十餘人即戮之及旦人莫知也其爲政有大體不爲苛察蜀人愛之

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景祐五年參知政事明年遷尚書工部侍郎知樞密院事天聖中鬷嘗使河北過眞定見曹瑋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鬷曰何以教之瑋曰吾聞趙德明嘗使人以馬榷易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少子元昊方十餘歲諫曰我戎人本從事鞍馬而以資鄰國易不急之物已非策又從而斬之失衆心矣德明從之吾嘗使人覘元昊狀皃異常他日必爲邊患鬷殊未以爲然也比再入樞密元昊反帝數問邊事鬷不能對及西征失利議刺鄉兵又久未決帝怒鬷與陳執中張觀同日罷鬷出知河南府始歎瑋之明識未幾得暴疾卒贈戶部

尚書謚忠穆駿少時館禮部尚書王化基之門樞密副使宋湜見而以女妻之宋氏親族或侮易之化基曰後三十年駿富貴矣果如所言

論曰吳育剛毅不撓而設施無聞其才不逮志者與宋綬博洽明敏若谷務長厚博文習吏事當仁宗時先後與政僅能恭慎寡過保有祿位施及後嗣敏求淑俱練達典故傳以文采而淑以傾險敗德視疇之介特數建忠謀則賢不肖之相去遠矣王駿不留意曹瑋之言卒以昧於邊事見黜宜哉

列傳卷第五十

列傳卷第五十一　宋史二百九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李諮　程戡　夏侯嶠　盛度

丁度　張觀　鄭戩　明鎬

王堯臣　孫抃　田況

李諮字仲詢唐趙國公峘之後峘貶死袁州因家新喻遂爲新喻人諮幼有至性父文捷出其母諮日夜號泣食飲不入口父憐之而還其母遂以孝聞舉進士眞宗顧左右曰是能安其親者擢第三人除大理評事通判舒州召試

中書爲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歷三司開封府判官再遷左正言出爲淮南轉運副使帝幸亳以勞遷尚書禮部員外郎會江南饑徙江東轉運副使爲度支判官擢知制誥冦準數改諮所擬制辭諮不樂以父留鄉里請外遂出知荊南會翰林學士闕宰相擬他官帝曰不如李諮遂爲學士仁宗即位超遷本曹郎中權知開封府數月權三司使拜右諫議大夫甞奏事兩宮曰天下賦調有定今西北寢兵且二十年而邊餽如故戍兵雖未可減其末作浮費非本務者宜一切裁損以厚下即詔諮與御史中丞劉筠等同議冗費以景德較天禧計所減得十三之上時陝西緣邊

數言軍食不給度支都內錢不足支月奉章獻太后憂之命呂夷簡魯宗道張士遜與諮等經度其事諮曰舊法商人入粟邊郡筭茶與犀象緡錢爲虛實三估出錢十四文坐得三司錢百文諮請變法以實錢入粟實錢售茶三者不得相爲輕重既行而商人果失厚利怨謗蠭起諮以疾累請郡改樞密直學士知洪州行數月而御史臺鞫吏王舉句獻私商人多請慈州礬會計茶法不折虛費錢妄稱增課百萬緡以覬恩賞諮坐不察奪職久之進給事中知杭州復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衣冠子弟恃蔭無賴者諮悉杖之境內肅然還句當三班院坐舉吏降左諫議大夫

權三司使事是歲禁中火倉卒營造應辦舉集進尚書禮部侍郎拜樞密副使數月遭父喪起復還戶部侍郎知院事是時榷茶法寖壞乃詔諮蔡齊等更議之諮以前坐變法得罪固辭不許於是復用諮所變法語具食貨志卒贈右僕射謚憲成諮性明辨周知世務其處煩猝常若閑暇吏不敢欺在樞府專務革濫賞抑僥倖人以為稱職無子以族子為後

程戡字勝之許州陽翟人少力學舉進士甲科補涇州觀察推官再遷祕書丞通判許州曹利用貶戡以利用壻降通判蘄州徙虔州州人有殺毋暮夜置尸仇人之門以誣

仇者獄已具戡獨辨之正其罪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知歸州召爲侍御史三司度支判官寶元初忻代地震壞城郭廬舍死傷甚衆命戡安撫頗以便宜從事改起居舍人知諫院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三司戸部副使擢天章閣待制陜西都轉運使未幾知渭州陜西有保毅軍人苦其役戡奏曰保毅在鄉兵外不黥而有籍所以佐邊備也已隷保捷兵而保毅籍如故州縣以供力役率困憊至破析財產售田者猶數戸出一夫民不勝苦因詔私役保毅者以計傭律坐之進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府坐嘗保任貝州張得一得一伏誅奪職出知鳳翔府尋徙河中御

史中丞張觀辨之復爲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徙瀛州四
遷給事中契丹使過稱疾求著帽見戩使謂曰有疾可毋
相見見當如禮使者語屈冠而見人言歲在甲午蜀且有
變孟知祥之割據李順之起而爲盜皆此時也仁宗自擇
戩再知益州遷端明殿學士召見慰遣至彭州民妄言有
兵變捕斬之守益州者以嫌多不治城堞戩獨完城浚池
自固不以爲嫌也召拜參知政事奏禁蜀人妖言誣民者
避宰相文彥博親改尚書戶部侍郎樞密副使數與宋庠
爭議諫官御史皆論之戩亦自請罷除吏部侍郎觀文殿
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同羣牧制置使尋拜宣徽南院使

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判延州英宗即位以安武軍節度使留再任初覃恩蕃官例不序遷至是用戩奏始皆得遷又請首領有戰功材武皆得召見選補爲蕃官延州夾河爲兩城雉堞頗卑小敵登九州臺則下瞰城中戩調兵夫大增築之横山酋豪怨諒祚欲率其屬叛取靈夏來求兵爲援戩言豺虎非自相搏則未易取也癰疽非其首潰則未易攻也諒祚久悖慢宜乘此許之所謂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利也會英宗不豫大臣重生事不報言者請選大臣帥永興屯重兵以制五路敕戩具利害以聞戩以爲四路距永興皆十數驛設有警使聽節制則不及事矣且關中

財賦不贍宿軍多何以給之治平初命宦官王昭明等領四路蕃部事戩曰蕃部所以亡去苦邊吏苛暴爲西人誘略爾今昭明等徒能呼召首領犒以牛酒恐未足以結其心也而甚動邊聽宜更置路分鈐轄都監各部一將兵兼沿邊巡檢使無復專蕃部事從其奏夏人遣使入貢僭漢官移文于州稱其國中官曰樞密戩止令稱使副不以官稱樞密曰領盧方許之戩告老章累上終弗聽遣使以手詔問勞賜茶藥黃金乃再上章曰臣老疾劇矣高奴屯勁兵爲要地豈養病所耶召還道卒贈太尉謚康穆戩久在邊安重習事治不近名然不爲言者所與或傳戩交通宦

官闕士良至令妻出見之
夏侯嶠字峻極其先幽州人高祖秀爲濟州鉅野鎮遊奕使因家焉父浦梁開平中以明經至棣州録事參軍嶠幼好學弱冠以辭賦稱周相李穀延置門下又依西京留守向拱攝伊陽令拱移安州又令攝録事參軍太平興國初舉進士甲科解褐大理評事通判興州累遷右贊善大夫從征太原督芻糧于河朔遷殿中丞通判邠州歲滿拜監察御史通判興元府進秩殿中雍熙二年代還對便坐太宗語有司曰此人朕自知其才行勿須奏擬即日改左補闕直史館賜緋魚會王師護邊秉傳督河間餽道就命知

莫州踰月徙洪州改起居郎眞宗在襄邸太宗擇朝士謹厚者爲官屬即召入爲翊善賜金紫加直昭文館眞宗尹京府命兼推官加司封員外郎東宫建復兼中舍遷工部郎中及嗣位拜給事中知審刑院數月擢樞密院副使咸平元年以户部郎中罷二年始建講讀之職命嶠爲翰林侍讀學士及楊徽之卒又命兼祕書監是秋江浙饑命爲江南巡撫使所過疏理刑訟存問耆老務從寛簡人以爲便使還采病民二十餘事上之亟詔釐革又判吏部選事嶠善鼓琴好讀莊老書淳厚謹慎居官無過失眞宗尤愛重之多所詢訪每以善人目之素好道留意養生少疾景

德元年五月以選人俟對崇政殿暴中風眩亟詔取金丹

上尊酒餌之肩輿還第遣内侍召外内名醫診視其夕卒

年七十二詔贈兵部尚書賵賜外增賜白金三百兩給葬

録其子大理寺丞晟爲太子中舍孫恭爲奉禮郎姪孫蔚

賜同學究出身嶠在近侍恩遇甚渥卒後數月畢士安爲

相撫坐歎曰使夏侯君在吾豈先據此位有集十五卷大

中祥符初晟上漢武封禪圖績金匱玉匱石碱石距之狀

咸有注釋上覽而善之至駕部員外郎恭至太子中舍

盛度字公量世居應天府後徙杭州餘杭縣曾祖瑫仕錢

氏爲餘杭縣令父豫從錢俶入朝終尚書度支郎中度舉

進士第補濟陰尉選爲封丘主簿改府倉曹參軍爲光祿寺丞御史臺推勘官改秘書省秘書郎試學士院爲直史館三司戶部判官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契丹寇邊從幸大名數上䟽論邊事奉使陝西因覽疆域參質漢唐故地繪爲西域圖以獻改開封府判官坐決獄失實降監洪州稅起知建昌軍三司鹽鐵判官改起居舍人知制誥度嘗奏事便殿真宗問其所上西域圖度因言酒泉張掖武威燉煌金城五郡之東南自秦築長城西起臨洮東至遼碣延袤萬里有郡有軍有守捉襟帶相屬烽火相望其爲形勢備禦之道至矣唐始置節度後以宰相兼領用非其人

故有河山之險而不能固有甲兵之利而不能禦今復繪
山川道路壁壘區聚爲河西隴右圖願備上覽眞宗稱其
博學後遷右諫議大夫權知開封府以疾不拜改會靈觀
判官入翰林爲學士加史館修撰歷兵部郎中景靈宮副
使寇準罷相度以交通周懷政出知光州乾興初再謫和
州團練副使丁謂貶起爲祠部郎中復兵部郎中遷太常
少卿知鈞州更虔滁蘇三州還知審刑院以右諫議大夫
知揚州加集賢院學士初度謫洪州建請復賢良方正科
又請建四科以取士曰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才識兼茂
明於體用科軍謀宏遠堪任將帥科明曉法律能按章覆

問科既而用夏竦議置六科其議亦自度始復爲翰林學
士史館修撰遷給事中嘗受詔與御史中丞王隨議通解
鹽聽商旅入錢筭鹽語在食貨志尋進承旨以禮部侍郎
兼端明殿學士召問邊計退而條十事上之又兼侍讀學
士景祐二年拜參知政事時王曾呂夷簡爲相度與宋綬
蔡齊並參知政事曾與齊善而夷簡與綬善惟度不得志
於二人及二人俱辭相仁宗問度曰王曾呂夷簡力求退
何也度對曰二人腹心之事臣不得而知陛下詢二人以
孰可代者則其情可察矣仁宗果以問曾曾薦齊又問夷
簡夷簡薦綬於是四人俱罷而度獨留遷知樞密院事章

得彖既相以度嘗位其上即拜武寧軍節度使坐令開封
府吏馮士元強取其鄰所僦官舍以尚書右丞罷復知揚
州加資政殿學士知應天府暴感風眩以太子少傅致仕
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肅度好學家居列圖書每歸未嘗釋
手敏於爲文而汎濫不精嘗奉詔同編續通典文苑英華
注釋御集眞宗祀汾陰仁宗在藩邸詔掌起居牋奏及留
司章奏有愚谷銀臺中書樞中四集又有中書翰林二制
集天禧三年詔許中書舍人給事中諫議大夫母封郡太
君而學士不預時度官兵部郎中因請追封其母自是學
士官未至諫議者其母皆得封郡君度體肥大艱於拜起

賓客有拜之者則俯伏不能興往往瞪視而詬詈之性極猜險雖平居僚友不敢易語言所至下貧無賴多所縱捨稍有貲者一切繩之以法子申甫終尚書兵部郎中集賢校理嘗爲福建轉運使頗以修潔稱從兄京有吏能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卒

丁度字公雅其先恩州清河人祖顗後唐清泰初陷契丹逃歸徙居祥符父逢吉以醫術事眞宗藩邸然好聚書與儒者游度强力學問好讀尚書嘗擬爲書命十餘篇大中祥符中登服勤詞學科爲大理評事通判通州改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坐解送國子監進士失實監齊州稅還知太

常禮院判吏部南曹上書論六事一增講讀官二增諫員三補廕用大功以上親四選河北河東役兵補禁軍五籍令佐墾田爲殿最六凡緣公事坐私罪杖者聽保任遷官章獻后善之舊制監司及藩鎮辭謁皆賜對仁宗初即位止令附中書樞密奏之度言附奏非所以防壅蔽也又嘗獻王鳳論於章獻太后以戒外戚歷三司磨勘司京西轉運使司天言永昌陵有白氣請增築以厭之有詔按視度奏神道貴靜不可輕繕治乃止入知制誥還翰林學士糾察在京刑獄判太常禮院兼羣牧使劉平石元孫敗帝遣使問所以禦邊度奏曰今士氣傷沮若復追窮巢穴饋糧

千里輕用人命以快一朝之意非計之得也唐都長安天寶後河湟覆没涇州西門不開京師距寇境不及五百里屯重兵嚴烽火雖常有侵軼然卒無事太祖時疆埸之任不用節將但審擢材器豐其廩賜信其賞罰方陲輯寧幾二十年爲今之策莫若謹亭障遠斥堠控扼要害爲制禦之全計因條上十策名曰備邊要覽時西疆未寧二府三司雖旬休不廢務度言符堅以百萬師寇晉謝安命駕出游以安人心請給假如故無使外夷窺朝廷淺深從之累遷中書舍人爲承旨時葉清臣請商州置監鑄大錢以一當十度奏曰漢之五銖唐之開元及國朝錢法輕重大小

最爲折中歷代改更法雖精密不能朞年即復改鑄議者欲繩以峻法革其盜鑄昔漢變錢幣盜鑄死者數十萬唐鑄乾元及重輪乾元錢錢輕幣重嚴刑不能禁止今禁旅戍邊月給百錢得大錢裁十不可畸用舊錢不出新錢愈輕則糧芻增價臣嘗知湖州民有抵茶禁者受千錢立契代鞭背在京西有強盜殺人取其弊衣直不過數百錢盜鑄之利不啻數倍復有湖山絕處凶魁嘯聚鑪冶日滋居則鑄錢急則爲盜民間銅鍮之器悉爲大錢何以禁止慶又言祥符天聖間牧馬至十餘萬其後言者以天下無事不可虛費遂廢八監然猶秦渭環階麟府文州火山保德

岢嵐軍歲市馬二萬二百匹補京畿塞下之闕自西鄙用兵四年所收三萬而已馬少地閑坊監誠可罷若賊平馬歸則不可闕今河北河東京東西淮南皆籍丁壯為兵請令民畜一戰馬者得免二丁仍不計貲產以升戶等則緩急有備而國馬蕃矣慶曆中副杜衍宣撫河東久之遷端明殿學士知審刑院時江西轉運使移屬州凡市末鹽鈔每百緡貼納錢三之一通判吉州李虞卿受財免貼納事覺大理將以枉法論度曰枉法謂於典憲有所阿曲虞卿所違者轉運使移文爾遂貸虞卿死帝嘗問用人以資與才孰先度對曰承平時用資邊事未平宜用才時度在翰

林巳七年而朝廷方用兵故對以此諫官孫甫論度所言

蓋自求柄用帝諭輔臣曰度在侍從十五年數論天下事

顧未嘗及私甫安從得是語未幾擢工部侍郎樞密副使

因言周世宗募驍健有朝出群盜夕備宿衛者太祖閱猛

士實騎軍請擇河北河東陜西就糧馬軍以補禁旅之闕

又言契丹嘗渝盟預備不可忽因上慶曆兵録五卷贍邊

録一卷明年參知政事會春旱降秩中書舍人踰月復官

後二年衛士爲變事連宦官楊懷敏樞密使夏竦請御史

與宦官同於禁中鞫之不可滋蔓令反側者不自安度曰

宿衛有變事關社稷此而可忍孰不可忍請付外臺窮治

黨與爭於帝前仁宗從諫言度遂求解政事罷爲紫宸殿學士兼侍讀學士御史何郯言紫宸非官稱所宜改觀文殿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判尚書都省再遷尚書右丞卒贈吏部尚書謚文簡度性淳質不爲威儀居一室十餘年左右無姬侍然喜論事在經筵歲久帝每以學士呼之而不名嘗問著龜占應之事乃對卜筮雖聖人所爲要之一技而已不若以古之治亂爲監又嘗示以欹器曰朕欲臨天下以中正之道度對曰臣等亦願無傾滿以事陛下因奏太宗嘗作此器眞宗亦嘗著論於是帝製後述以賜之度著邇英聖覽十卷龜鑑精義三卷編年總録八卷奉詔領

諸儒集武經總要四十卷子諷集賢校理

張觀字思正絳州絳縣人少謹愿好學有鄉曲名中服勤辭學科擢爲第一授將作監丞通判解州會鹽池吏以贓敗坐失舉劾降監河中府稅復通判果州改祕書省祕書郎仁宗即位遷太常丞擢右正言直史館爲三司度支判官同修起居注改右司諫知制誥判登聞檢院出知杭州還判國子監權發遣開封府事進爲翰林學士知審官院累遷左司郎中以給事中權御史中丞時星流地震雷發正月詔求直言觀謂承平日久政寬法慢用度漸侈風俗漸薄以致災異因上四事一曰知人二曰嚴禁三曰尚質

四曰節用河北大雨水又條七事曰導積水以廣播種緩催欠以省禁錮寬刑罰以振淹獄收逃田以募歸復罷工役以先急務止配率以阜民財通商旅以濟艱食復知審官院遂拜同知樞密院事康定中西兵失利因議點鄉兵久之不決遂與王䴡陳執中俱罷以資政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相州徙澶州河壞孫陳埽及浮梁州人大恐或請趨北原以避水患觀曰太守獨去如州民何乃躬率卒徙增築之隄完水亦退徙鄆州舊法京東通安邑鹽而瀕海之地禁私煮觀上言利之所在百姓趨之雖日殺于市恐不能止請弛禁以便民歲免黥配者不可勝計歷知應

天府孟州河南府以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以父居業高
年多病請便郡以觀文殿學士知許州月餘拜左丞丁父
憂哀毀過人既練而卒贈吏部尚書謚文孝觀性至孝初
爲秘書郎其父方爲州從事因上書願以官授父眞宗嘉
之以居業爲京官及觀貴居業繇恩至太府卿居業嘗過
洛嘉其山川風物曰吾得老于此足矣觀於是買田宅營
林榭以適其意蚤起奉藥膳然後出視事未嘗一日廢也
趣尚恬曠持廉少欲平生書必爲楷字無一行草類其爲
人仁宗飛白書清字賜觀以賞其節然於吏事非所長知
開封府民犯夜禁觀詰之曰有見人否衆傳以爲笑

鄭戩字天休蘇州吳縣人早孤力學客京師事楊億以屬辭知名後復還吳及億卒賓客弟子散去戩乃倍道會葬舉進士擢甲科授太常寺奉禮郎簽書寧國軍節度判官事召試學士院爲光祿寺丞集賢校理通判越州還改太子中允同知太常禮院注釋御製發願文三寶讚升直史館三司戶部判官同修起居注以右正言知制誥判國子監選明經生講解經義徙知審刑院遷起居舍人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吏馮士元爲姦利有告士元受賕藏禁書者戩窮治之辭連宰相呂夷簡知樞密院盛度參知政事程琳遂逮捕夷簡子公綽公弼參劾其狀既而士元

流海島度琳坐嘗交關士元罷去其餘絀罰者自御史中
丞孔道輔天章閣待制龐籍又十餘人朝議畏其皦核戩
敏彊善聽決喜出不意獨假貸細民即豪宗大姓繩治益
急政有能迹徙權三司使復轉運使考課格分別殿最又
勾較三司出入得羨錢四百萬緡以右諫議大夫同知樞
密院改樞密副使戩與參知政事宋庠爲宰相呂夷簡所
忌與庠皆罷以資政殿學士知杭州錢塘湖溉民田數十
頃錢氏置撩清軍以疏淤塡之患既納國後不復治葑土
堙塞爲豪族僧坊所占冒湖水益狹戩發屬縣丁夫數萬
闢之民賴其利事聞詔本郡歲治如戩法遷給事中徙幷

州道改鄜州又徙永興軍建言凡軍行所須願下有司相
緩急析爲三等非急罷去先是衙吏輸木京師浮渭泛河
多漂沒既至則斥不中程往往破家不能償戩奏歲減二
十餘萬又奏罷括糴以勸民積粟長安故都多豪惡戩治
之尚嚴甚者至黥竄人皆惕息未幾爲陝西四路都總管
兼經略安撫招討使駐涇州聽便宜從事還尚書禮部侍
郎時知慶州滕宗諒知渭州張亢過用公使錢戩致于法
行邊至鎮戎軍趣蓮花堡天寒與將佐置酒元昊擁兵近
塞會暮塵起有報敵騎至者戩曰此必三川將按邊回非
敵騎也已而果然及疆事少寧詔還知永興軍初靜邊砦

主劉滬謀築水洛結公二城以通秦渭援兵招生羌大王
族爲邊衛戩使滬與著作佐郎董士廉督其役會罷戩四
路安撫使韓琦知渭州尹洙皆以爲不便召滬士廉罷役
歸不聽乃使裨將狄青將兵以往械送德順軍獄戩力爭
于朝卒城之進戶部侍郎資政殿大學士知幷州契丹與
元昊方交兵邊奏互上獨戩不以聞詔遣使問其故戩對
敵自相攻中國不足憂也鄜府閒有棄地曰草城川戩募
土人爲弓箭手計口給田初兵興用不足河東行鐵錢山
多炭鐵鼓鑄利厚重辟不能止戩乃請三當一令既下兵
民相扇動數千人遨走馬承受訴承受中貴人不能遏又

羣譟州門守門者拒不得入戩聞悉召至庭下推首謀者數十人黥隸他州事乃定遷吏部侍郎改宣徽北院使拜奉國軍節度使卒贈太尉謚文肅戩遇事果敢必行然憑氣近俠用刑峻深士民多怨之

明鎬字化基密州安丘人中進士第補蘄州防禦推官眞宗崩上眞頌四十六篇改大理寺丞薛奎領秦州辟爲節度判官奎徙益州辟知錄事參軍程琳代奎奏爲簽書節度判官就通判州事遷太常博士還朝仁宗問鎬所能奎稱其沈鷙有謀能斷大事除開封推官獻六冗書進尚書祠部員外郎爲三司户部判官改刑部員外郎京東轉運

使遷兵部員外郎直史館益州路轉運使會歲饑民無積聚盜賊間發鎬爲平物價募民爲兵人賴以安知陵州楚應幾贓敗或告以先期奏之鎬曰獲罪則已安可欺朝廷耶卒坐失察降知同州未逾月會元昊寇延州起爲陝西轉運使虜破金明砦既去議脩復其城帥臣擁兵不即進而鎬止以百餘騎自督將士一月而成又嘗閱同州廂軍得材武者三百餘人教以彊弩奏爲清邊軍號最驍悍其後陝西河東頗倣置之遷戶部郎中直昭文館知陝州徙江淮制置發運使未行會賊破豐州擢天章閣待制河東都轉運使修建寧中候百勝砦鎮川清寒堡凡五城以勞

遷左司郎中明年擢龍圖閣直學士知幷州鎬大巡邊以備賊時邊任多紈袴子弟鎬乃取尤不職者杖之疲軟者皆自解去遂奏擇習事者守堡砦軍行倡婦多從之鎬欲驅逐恐傷士卒心會有忿爭殺倡婦者吏執以白鎬曰彼來軍中何耶縱去不治倡婦聞皆散走以樞密直學士左諫議大夫知成德軍入知開封府王則叛命鎬爲體量安撫使則未下又命參知政事文彥博爲宣撫使以鎬副之貝州平遷端明殿學士給事中權三司使諸將悉超遷都虞候士卒八千四百人第其功爲五等每等遷一資彥博數推鎬功拜參知政事已而疽發背帝謂輔臣曰鎬忠亮

有勞及其末亂思一見之臨問惻然曰方賴卿謀國事何遽被疾鎬氣憊猶能頓首謝翌日卒謚文烈鎬端挺寡言所至安靜有體而遇事不苟爲世所推重王則者本涿州人歲饑流至恩州自賣爲人牧羊後隸宣毅軍爲小校恩冀俗妖幻相與習五龍滴淚等經及圖讖諸書言釋迦佛衰謝彌勒佛當持世初則去涿母與之訣別刺福字於其背以爲記妖人因妄傳字隱起爭信事之而州吏張巒卜吉主其謀黨連德齊諸州約以慶曆八年正旦斷澶州浮梁亂河北會其黨潘方淨以書謁北京留守賈昌朝事覺被執故不待期亟以七年冬至叛時知州張得一方與官

謁天慶觀則率其徒劫庫兵得一走保驍捷營賊焚門執得一囚之兵馬都監內殿承制田斌以從卒巷鬬不勝而出城扉闔提點刑獄田京任黃裳持印棄其家縋城出保南關賊從通判董元亨取軍資庫鑰元亨拒之殺元亨又出獄囚囚有憾司理參軍王獎者遂殺獎既而節度判官李浩清河令齊開主簿王湙皆被害則僭號東平郡王以張巒爲宰相卜吉爲樞密使建國曰安陽牓所居門曰中京居室廐庫皆立名號改年曰得聖以十二月爲正月百姓年十二以上七十以下皆涅其面曰宜軍破趙得勝旗幟號令率以佛爲稱城以一樓爲一州書州名補其徒爲

州每面置一總管然縋城下者日衆於是令守者伍伍爲保一人縋餘悉斬有州民汪文慶郭斌趙宗本汪順者自城上繫書射鎬帳約爲内應夜垂絙以引官軍既内數百人焚樓櫓賊覺率衆拒戰初官軍既登欲專其功斷絙以絶後來者及與賊戰兵寡不敵與文慶等復縋而下是夜城幾克則期正月十四日出要劫契丹使諜者以告鎬遣殿侍安素伏兵西門賊果以數百人夜出伏發皆就獲城峻不可攻乃爲距闉將成爲賊所焚遂即南城爲地道日攻其北牽制之及文彥博至究通城中選壯士中夜由地道入衆登城賊縱火牛官軍以槍中牛鼻牛逐攻之賊大

潰開東門遁閤門祗候張絪緣壕與戰死〻總管王信捕得則其餘衆保村舍皆焚死檻送則京師支解以徇則叛凡六十六日

王堯臣字伯庸應天府虞城人舉進士第一授將作監丞通判湖州召試改祕書省著作郎直集賢院會從父冲坐事出堯臣知光州父喪服除爲三司度支判官再遷右司諫郭皇后薨議者歸罪内侍都知閻文應堯臣請窮治左右侍醫者不報時上元節有司張燈堯臣俟乘輿出即上言后已復位號今方在殯不當游幸帝爲罷張燈擢知制誥同知通進銀臺司提舉諸司庫務知審刑院入翰林爲

學士知審官院陝西用兵爲體量安撫使將行請曰故事使者所至稱詔存問官吏將校而不及於民自元昊反三年于今關中之民凋弊爲甚請以詔勞來仍諭以賊平蠲租賦二年仁宗從之使還上言陝西兵二十萬分屯四路然可使戰者止十萬賊衆入寇常數倍官軍彼以十戰一我以一戰十故三至而三勝由衆寡不侔也涇原近賊巢穴最當要害宜先備之今防秋甚邇請益團土兵以二萬屯渭州爲鎮戎山外之援萬人屯涇州爲原渭聲勢二萬屯環慶萬人屯秦州以制其衝突且賊之犯邊不患不能入患不能出也並塞地形雖險易不同而兵行須由大川

大川率有砦柵爲控扼賊來利在虜掠人自爲戰故所向
無前若延州之金明塞門砦鎭戎之劉璠定川堡渭州山
外之羊牧隆城靜邊砦皆不能扼其來故賊不患不能入
也既入漢地分行鈔略驅虜人畜刼掠財貨士馬疲困奔
趨歸路無復鬬志若以精兵扼險彊弩注射旁設奇伏斷
其首尾且追且擊不敗何待故賊之患在不能出也賊屢
乘戰勝重掠而歸諸將不能追擊者由兵寡而勢分也若
尚循故轍必無可勝之理又論延州鎭戎軍渭州山外三
敗之由皆爲賊先據勝地誘致我師將帥不能據險擊歸
而多倍道趨利兵方疲頓乃與生羌合戰賊始縱鐵騎衝

我軍繼以步奚挽彊注射鋒不可當遂致掩覆此主帥不
思應變以懲前失之咎也頗敕邊吏常遠斥候遇賊至度
遠近立營砦然後量敵奮擊毋得輕出詔以其言戒邊吏
時韓琦坐好水川兵敗徙秦州范仲淹亦以擅復元昊書
降耀州堯臣言二人者皆忠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又薦
种世衡狄青有將帥才明年賊果自鎮戎軍原州入寇敗
葛懷敏乘勝掠平涼潘原關中震恐自邠涇以東皆閉壘
自守仲淹自將慶州兵捍賊賊引去仁宗思其言乃復以
琦仲淹爲招討使置府涇州益屯兵三萬人而使堯臣再
安撫涇原初曹瑋開山外地置籠竿等四砦募弓箭手給

田使耕戰自守其後將帥失撫御稍侵奪之衆怨怒遂刼
德勝砦將姚貴閉城畔竞臣適過境上作書射城中諭以
禍福衆遂出降乃爲申明約束如舊而去既還上言自陝
西用兵夏竦陳執中並以兩府舊臣爲陝西經略安撫招
討使韓琦范仲淹止爲經略安撫副使既而張存知延州
王沿知渭州張奎知慶州俱是學士待制之職亦止管勾
本路總管司事及竦執中罷四路置帥遂各帶都總管及
經略安撫招討等使因而武臣副總管亦爲副使今琦仲
淹龐籍既爲陝西　四路都總管緣邊經略安撫招討等使
四路當稟節制而尚帶經略使名者九人各置司行事名

號不異而所稟非一今請逐路都總管副總管並罷經略只充緣邊安撫使旣而滕宗諒亦以爲請遂罷之又言鄜延環慶路其地皆險固而易以守惟涇原自漢唐以來爲衝要之地自鎮戎軍至渭州沿涇河大川直抵涇邠略無險阻雖有城砦據平地賊徑交屬難以捍防如郭子儀渾瑊常宿重兵守之自元昊叛命數年由此三入寇朝廷置帥府於涇州爲控扼關陝之會誠合事機然頻經敗覆邊地空虛士氣不振願深監近弊精擇將佐其新集之兵未經訓練宜易以舊人儻一路兵力完實則賊不敢長驅入寇矣因論沿邊城砦控扼要害賊徑通屬及備禦輕重之

策爲五事上之又請涇原五州營田益置弓箭手及請徹潼關樓櫓皆報可以戶部郎中權三司使辟張昷之杜杞等十餘人爲副使判官時入內都知張永和建議收民僦舍錢十之三以助軍費堯臣入對曰此衰世之事召怨而携民唐德宗所以致朱泚之亂也度支副使林濰畏永和附會其說堯臣奏黜濰議乃定夔州轉運使請增鹽井歲課十餘萬緡堯臣以爲上恩未嘗及遠人而反牟取厚利適足以斂怨罷之遷翰林學士承旨兼端明殿學士爲群牧使丁母喪服除轉右諫議大夫初學士蘇易簡丁度皆自郎中進中書舍人充承旨及堯臣爲承旨不遷官意宰

相賈昌朝所抑及是文彥博爲相因其歲滿遂優遷之大
享明堂加給事中與三司更議茶法較天下每歲財賦出
入上其數遂拜樞密副使會儂智高反請析廣西宜容邕
州爲三路以融柳象隸宜州白高竇雷化鬱林儀藤梧龔
瓊隸容州欽賓廉橫潯貴隸邕州遇蠻入寇三路會支郡
兵掩擊令經略安撫使守桂州以統制焉益募澄海忠敢
土軍分屯運全永道三州米以餉之罷遣北兵遠戍時狄
青經制嶺南詔青審議以爲便居樞密三年務裁抑徼倖
於是有鏤匿名書以布京城然仁宗不以爲疑也以戶部
侍郎參知政事久之帝欲以爲樞密使而當制學士胡宿

固抑之乃進吏部侍郎卒贈尚書左僕射謚文安堯臣以
文學進典內外制十餘年其爲文辭温麗執政時嘗與宰
相文彥博富弼劉沆勸帝蚤立嗣且言英宗嘗養宮中宜
爲後爲詔草挾以進未果立元豐三年子同老進遺稾論
父功帝以訪文彥博具奏本末遂加贈太師中書令改謚
文忠
孫抃字夢得眉州眉山人六世祖長孺喜藏書號書樓孫
氏子孫以田爲業至抃始讀書屬文中進士甲科以大理
評事通判絳州召試學士院除太常丞直集賢院爲開封
府推官判三司開拆司同修起居注以右正言知制誥遷

起居舍人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史館修撰累遷尚書吏部郎中抃雖久處顯要罕所建明皇祐中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制下諫官韓絳論奏抃非糺繩才不可任風憲抃即手疏曰臣觀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爲精神以能訐人爲風采捷給若嗇夫者謂之有議論刻深若酷吏者謂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者無乃謂是乎若然臣誠不能也仁宗察其言趣視事且命知審官院抃辭以任言責不當兼事局乃止在臺數言事不爲矯激尤喜稱薦人材帝欲除入內都知王守忠領武寧軍節度使抃奏罷之溫成皇后葬以劉沆爲監護使抃奏沆爲宰

相不當爲后妃護葬喪事時又議爲后建陵立廟朴率官屬言非禮因相與請對固爭不能得伏地不起帝爲改容遣之御史請罷宰相梁適未聽朴奏曰適在相位上不能持平權衡下不能篤訓子弟言事官數論奏未聞報可非罷適無以慰物論宰相陳執中婢爲嬖妾張氏榜殺置獄取證左執中弗遣有詔勿推朴復與官屬請對論列疏十上適執中卒皆罷改翰林學士承旨復兼侍讀學士帝讀史記龜筴傳問古人動作必繇此乎對曰古有大疑既決於己又詢於衆猶謂不有天命乎於是命龜以斷吉凶所謂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蓋聖人貴誠

不專人謀默與神契然後爲得也帝善其對諫官陳升之上選用責任考課轉運使三法命抃與御史中丞張昪典之卒亦無所進退焉再遷禮部侍郎抃夂居侍從泊如也人以爲長者既而樞密副使程戡罷帝欲用舊人即以命抃歲中參知政事抃性篤厚寡言質略無威儀居兩府年益耄無所可否又善忘語言舉止多可笑好事者至傳以爲口實御史韓縝彈奏之罷爲觀文殿學士同群牧制置使復兼侍讀學士英宗即位進户部侍郎告老以太子少傅就第卒贈太子太保謚文懿

田況字元均其先冀州信都人晉亂祖行周没于契丹父

延昭景德中脫身南歸性沈鷙教子甚嚴累官至太子率
府率況少卓犖有大志好讀書舉進士甲科補江陵府推
官再調楚州判官遷秘書省著作佐郎舉賢良方正改太
常丞通判江寧府趙元昊反夏竦經略陝西辟爲判官時
竦與韓琦尹洙等畫上攻守二策朝廷將用攻策范仲淹
議未可出師況上䟽曰昔繼遷擾邊太宗部分諸將五路
進討或遇賊不擊或戰衄而還又嘗令白守榮馬紹忠護
送糧餉於靈州諸將多違詔自奮浦洛河之敗死者數萬
人今將帥士卒素巳懦怯未甚更練又知韓琦尹洙同建
此策恐未甚稟服臨事進退有誤大舉其不可一也討者

以爲賊常併力而來我常分兵以禦衆寡不敵多貽敗衂今若全師大舉必有成功此思之未熟爾夫三軍之命繫於將帥人之才有大小智有遠近以漢祖之善將不若淮陰之益辦況庸人乎今徒知大衆可以威敵而不思將帥之材否此禍之大者也兩路之人衆十餘萬庸將驅之若爲奇卷賊若據險設伏邀截衝擊首尾前後勢不相援一有不利則邊防莫守別貽後患安危之計決於一舉其不可二也自西賊叛命以來雖屢乘機會然終不敢深寇郡縣以饜其欲者非筭之少也直以中國之大賢俊之盛甲兵之衆未易可測今師深入若無成功挫國威靈爲賊輕

侮或別墮姦計以致他虞其不可三也計者又云將帥雖未足倚下流勇進或有其人自劉平石元孫陷没士氣挫怯未能振起今兵數雖多疲懦者衆以庸將驅怯兵入不測之地獨其下使臣數輩干賞蹈利欲邀奇功未見其利其不可四也計者又云非欲深絶沙磧以窮妖巢但淺入山界以挫賊氣如襲白豹城之比臣謂乘虛襲掠既不能破戎首拉兇黨但殘戮孥弱以厚怨毒非王師弔伐拯徠之體然事出無策爲彼之所爲亦當霆發雷逝往來輕速以掩其不備今興師十萬鼓行而西賊已清野据險以待我師何襲挫之有其不可五也自元昊寇邊人皆知其誅

賞明計數黠今未有間隙可窺而暴爲興舉計事者但欲決勝負於一戰幸其或有所成否則願自比王恢以待罪勇則勇矣如國事何其不可六也昨仲淹奏乞朝廷寬包荒之量存鄜延一路令諸將勒兵嚴備未行討伐容示以恩意歲時之間或可招納若使涇原一路獨入則孤軍進退憂患不淺傳聞賊謀俟我師諸路入界併兵以敵此正陷賊計中其不可七也以臣所見夏竦韓琦尹洙同獻此策今若奏乞中罷則是自相違異欲果決進討則又仲淹執議不同乞召兩府大臣定議但令嚴設邊備若有侵掠即出兵邀擊或賊界謹自守備不必先用輕舉如此則全

威制勝有功而無患也於是罷出師議況又言治邊十四事遷右正言管勾國子監判三司理欠憑由司專供諫職權修起居注遂知制誥嘗面奏事論及政體帝頗以好名爲非意在遵守故常況退而著論上之其略曰名者由實而生非徒好而自至也堯舜三代之君非好名者而鴻烈休德傳若日月不能纖晦者有實美而然也設或謙弱自守不爲恢闊睿明之事則名從而晦矣雖欲好之豈可得耶方今政令寬弛百職不修二虜熾結凌慢中國朝廷恫矜下民橫罹殺掠竭瀝膏血以資繕備而未免侵軼之憂故屈就講和爲翕張予奪之術自非君臣朝夕恥憤大有

爲以過後慮則勢可憂矣陛下若恐好名而不爲則非臣之所敢知也陛下儻奮乾剛明聽斷則有英睿之名行威令懾姦宄則有神武之名斥奢汰革風俗則有崇儉之名澄冗濫輕會斂則有廣愛之名悅亮直惡諂媚則有納諫之名務咨詢達壅蔽則有勤政之名責功實抑僥幸則有求治之名今皆非之而不爲則天下何所望乎抑又聖賢之道曰名教忠誼之訓曰名節群臣諸儒所以尊輔朝廷紀綱人倫之大本也陛下從而非之則教化微節義廢無耻之徒爭進而勸沮之方不行矣豈聖人率下之意耶時邊奏契丹修天德城及多建堡砦況意其蓄姦謀乃上䟽

曰朝廷予契丹金帛歲五十萬朘削生民輸將道路疲弊之勢漸不可久而近西羌通款歲又予二十萬設或復肆貪瀆再有規求朝廷尚可從乎臣至愚不當大責每念至此則惋歎不已矧兩府大臣皆宗廟社稷天下生民所望而繫安危者豈不爲陛下思之哉每旦垂拱之對不過目前政事數條而已非陛下所以待輔臣非輔臣所以憂朝廷之意也有唐故事肅宗以天下未乂除正衙奏事外別開延英以詢訪宰相蓋旁無侍衞獻可替否曲盡討論今北敵桀慢而河朔將佐之良愚中兵之善窳道路之夷險城壘之堅弊軍政之是否財糧之多少在兩府輔臣實未

有知之者萬一變發所忽制由中出少有差跌則事不測矣如前歲蕭英劉六符始來和議未決中外惶擾不知爲計此臣所目覩也和議既定又復恬然若無事者是豈得爲安哉願因燕閑召執政大臣於便殿從容賜坐訪逮時政專以慮患爲急則人人惟恐不知以誤應對事事惟恐不集以孤聖懷旦夕憂思不敢少懈同心協力必有所爲今不以此爲務而日以委瑣之事更相辯對議者羞之臣叨備近列實係朝廷休戚惟陛下不以人廢言幸爲陝西宣撫副使還領三班院保州雲翼軍殺州吏據城叛詔況處置之既而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況督諸將攻以

敕牓招降叛卒二千餘人阬其構逆者四百二十九人以功遷起居舍人從秦州丁父憂詔起復固辭又遣內侍持手敕起之不得已乞歸葬陽翟既葬託邊事求見泣請終制仁宗惻然許之師臣得終喪自況始服除以樞密直學士尚書禮部郎中知渭州遷右諫議大夫知成都府蜀自李順王均再亂人心易搖守得便宜決事多擅殺以爲威雖小罪猶并妻子徙出蜀至有流離死道路者況至拊循教誨非有甚惡不使遷蜀人尤愛之還給事中召爲御史中丞既至權三司使加龍圖閣學士翰林學士況鉤考財賦盡知其出入乃約景德會計錄以今財賦所入多於景

德而歲之所出又多於所入因著皇祐會計錄上之以禮
部侍郎為三司使至和元年擢樞密副使遂為樞密使以
疾罷為尚書右丞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提舉景
靈宮遂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謚宣簡況寬厚
明敏有文武材與人若無不可至其所守人亦不能移也
其論天下事甚多至併樞密院於中書以一政本日輪兩
制館閣官一員於便殿備訪問以錫慶院廣太學興鎮戎
軍原渭等州營田汰諸路宣毅廣捷等冗軍策元昊勢屈
納款必令盡還延州侵地毋過許歲幣并入中青鹽請數
陝西陷歿主將隨行親兵其論甚偉然不盡行也有奏議

二十卷始契丹寇澶州略得數百人以屬其父延昭延昭哀之悉縱去因自脫歸中國延昭生八男子多知名況長子也保州之役況阬殺降卒數百人朝廷壯其決後大用之然卒無子以兄子爲後

論曰時治平而文德用則士之負藝者致位政府宜矣李諮程戡曉暢吏事諮變茶法雖浮議動揺乍行乍止卒無能易其說戡任邊寄守以安靜非必智謀抑所遇之時耳嶠尚莊老以善著稱張觀丁度孫抃世推其德性淳易而盛度每爲寮友猜憚心迹固何如也戩明偉宏放亦一時之俊堯臣論議鏗鏗正誼而不謀利其最優乎鎬堅正寡

合馭軍嚴臨事果其安撫河東邊塞後來父老道其舉動措置輒嗟嘆追思況有文武才略言事精暢慾懲兵驕廼阮降卒弗忌陰禍惜哉



列傳卷第五十一



